狮城潮音 DHARMA W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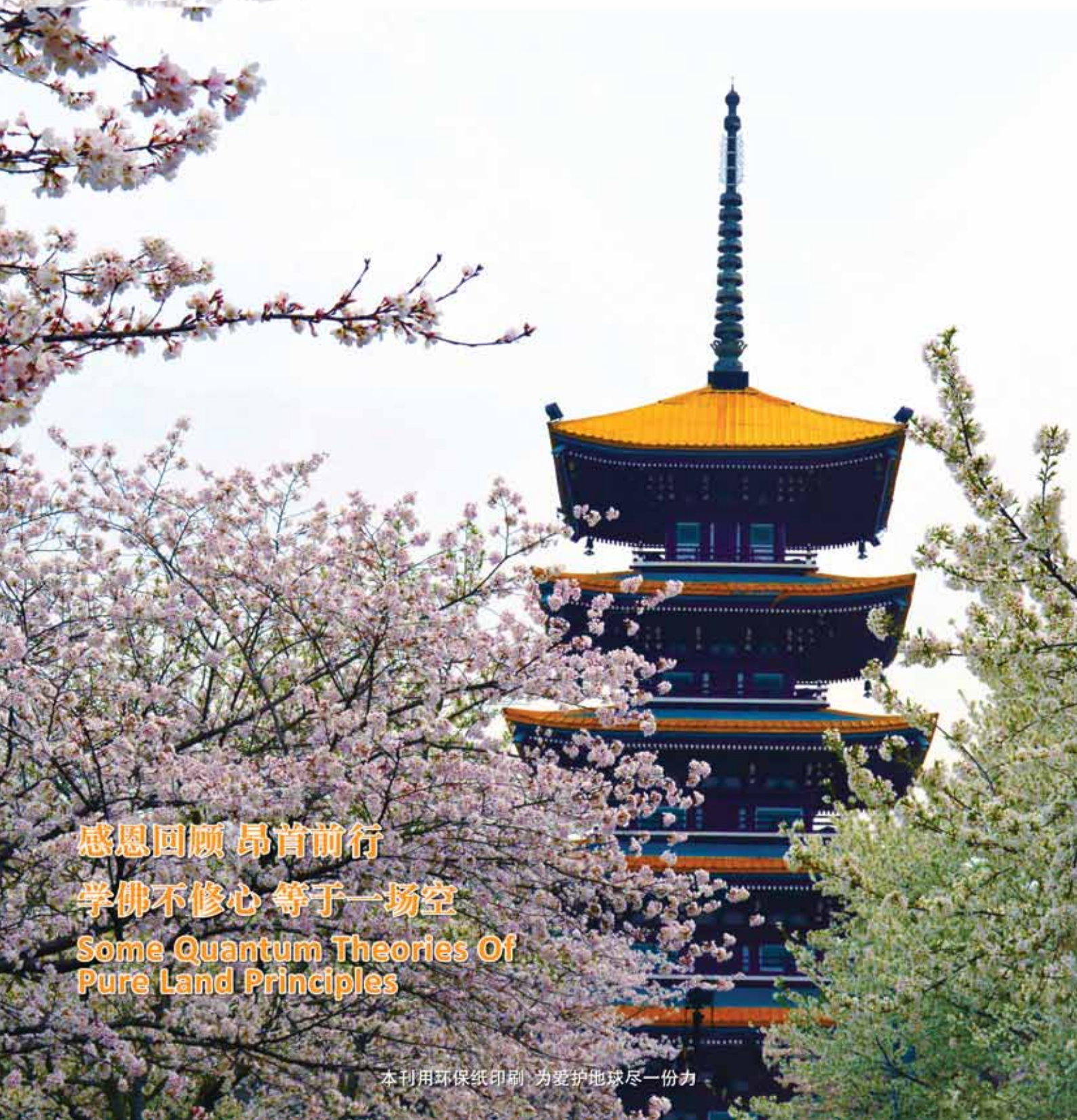
SHI CHENG CHAO YIN

2019年第1期 总第55期

联系林友 弘扬正法

Connecting Buddhists Sharing Buddhism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通讯 •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Newsletter



感恩回顾 昂首前行

学佛不修心 等于一场空

Some Quantum Theories Of Pure Land Principles

本刊用环保纸印刷 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力

本期封面照片:
春到古寺
Cover Photo:
Spring's arrival at an ancient monastery

2019年•第1期•总期55
No.55, Vol 1, 2019

刊名题字 | Title Calligraphy
赵朴初

发行人 | Publisher
陈立发

主编 | Chief Editor
释延续

编委 | Editorial Team
邹文学　戴文雪　宁小颜
郑苑芬　胥传喜

美编 | Graphic Design
张蔚雅

编务 | Editorial Admin
马思慧

出版 | Publisher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T: 6737 2630 | F: 6737 0877
W: sbl.org.sg | E: sccy@sbl.org.sg

出版准证 | Publication Permit
MCI (P) 050/03/2019

印刷 | Printer
先锋印刷装钉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er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 6745 8733
F: 6745 8213

若您想停止接收《狮城潮音》季刊，请电邮至sccy@sbl.org.sg并注明会员号与退订原因。感恩。

If you would like to unsubscribe from this magazine, please email to sccy@sbl.org.sg, your membership number and reason for unsubscribing. Thank you.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Foreword

2　感恩回顾　昂首前行

林内新闻 Happenings

4　本林举办除夕消灾祈福撞钟法会
6　本林第45届董事会选举正在进行中
8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率团到访本林
10　本林举办第41届小学与中学组助学金颁发仪式
12　本林2019年首次精进佛三在大雄宝殿圆满举行
13　本林举办新卧佛亭洒净晋宝及供佛仪式
14　本林赠35公吨米粮予80间回教堂

人物专访 Interview

16 居士林应发展成更重要道场
——领导师广声法师的寄望

菩提路上 On The Bodhi Path

18 永远的母亲
22 厨房灶下 热火冷灰
24 修学路上，回头永远都不算晚
27 新加坡“最苦的修行”

漫画佛法 Comics

- 高僧传

30 法显法师

修学感言 Learning & Practice

34 学佛不修心 等于一场空
36 此身不靠弥陀度 更待何生度此生

我与居士林 The Lodge & I

38 那些年我们一起在居士林的时光
41 迈向学佛之路

法海拾珍 Dharma Gems

44 地理环境对汉晋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影响
48 略说佛教绘画
50 Some Quantum Theories Of Pure Land Principles

大德懿行 Great Virtuous Ones

54 净土宗第七代祖师省常大师
7th Patriarch of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Xingchang
58 印光大师开示: 重病时应当有什么态度?
Teaching From Great Master Yinguang: What Attitude To Have When Severely Sick?

62 佛学问答 Dharma FAQs

感恩回顾 昂首前行

陈立发林长

忙忙碌碌中，2019年已经过去近半年了，在即将结束第44届董事任期之时，回顾这两年的成长历程，内心很是感慨。俗话说“风雨之后总会见彩虹”。是的，我们劝慰别人时，总是这样说，但是，当我们作为当事人在风雨之中被冲击、被质疑、被误解时，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和定力，风雨之后可能不但看不到美丽的彩虹，反而是一片狼藉！

感恩三宝加持、感恩过去这几年中和我们一起奋斗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事，广大的义工。感恩在我们最艰难、压力最大、建筑经费捉襟见肘的时刻，默默付出的广大信众和善长仁翁、各位义务顾问。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我们可能看不到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居士林在荆棘丛中峰回路转，看不到这两年来居士林人潮回流，也看不到参加法会、共修、听经闻法的信众的显著增加。去年腊月初八大雄宝殿第一次洒净启用以来，更是吸引广大信众和各界人士在林内流连忘返，就连“十方斋堂”用餐的人数都比以前成倍增长。

每看到眼前蒸蒸日上的局面，看到建筑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我的内心充满感恩。能在有生之年引领大家为佛菩萨建立殿堂、能坚持为广大林友举办各项弘法修持活动、能为莘莘学子发放奖学金及助学金、能为弱势老人献上度岁金、能为广大病黎提供中医义诊服务、能为不幸家庭安排各项心理辅导和物质支援、能一年365天为各

> 今年是居士林创林第85周年，我们计划将在年底举办“大雄宝殿落成、全堂佛像开光暨创林85周年”三庆活动。“三庆”将是居士林重建工程的宏伟完结和弘法利生新篇章的全面启动。

界人士提供免费素餐，这是居士林团队几代人凝聚的精神和慈悲为怀的正能量，我们感到无比荣幸！与此同时，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将来，我们要承前启后，将居士林的各项优良传统在我们手中发光发热，发扬光大，第45届、第46届……薪火相传，永恒不灭！

在陈光别前林长、李木源前林长时期，我们就义不容辞地与其他宗教团体同心合作，举办各种活动，建立宗教互信，增进信众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这项传统，我们始终坚持，以后也会一如既往、始终如一，为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宗教和谐团结，发挥积极的作用。

两年一届的董事任期很短。但这两年，我们同心协力，在全身心投入重建工程的同时，也全面开展了居士林的各项弘法和慈善活动。我们在管理和制度上不断完善和优化，在财务上更加开放和透明。我们坚信，等居士林重建工作全部竣工之后，我们将借助现有硬体条件和优势，通过人脉资源，引进有志于弘扬佛学和中华文化传播的人才，携手共进，开展佛学知识教育与林务活动，让居士林更上一层楼。

今年是居士林创林第85周年，我们计划在年底举办“大雄宝殿落成、全堂佛像开光暨创林85周年”三庆活动。“三庆”将是居士林重建工程的宏伟完结和弘法利生新篇章的全面启动。自1934年创林以来，历届的领导师、林长、董事们和广大林友都为居士林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先贤们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将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拓展弘法修持、儿童佛学教育、佛教文化艺术和中华文化教育等多个渠道，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居士林的阵营当中，通过群策群力的愿力，推动居士林迈向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本林举办除夕消灾祈福撞钟法会

本刊讯：

2019年2月4号是华人传统习俗中最重要的日子——除夕，居士林在新建成的大雄宝殿举行了除夕消灾祈福法会。为本林诸领导师、全体林友、护法居士、全体义工、全体董事及员工，与会大众祈福，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吉祥、福慧增长。

傍晚时分，一场及时雨驱散了连日的酷热。习习凉风中，来自全岛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陆续赶来。其中更有不少虔诚的老居士，虽然行动不便，但在佛陀的感召下，带着满腔的诚愿来到居士林，参加除夕消灾祈福普佛法会。

九点多钟，整个大雄宝殿已经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法会开始前，陈立发林长代表居士林董事会对信众的热情出席表示了特别的感谢和欢迎。林长在发言中总结过去，继往开来，特别提到了这次法会是大雄宝殿新落成后，在居士林创立85周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新年撞钟和消灾祈福活动，并热忱地期待与全体董事、林友们共享将在年底举行的居士林佛像开光、大雄宝殿开幕以及85周年庆典等一系列活动。

晚上10点45分，钟鼓齐鸣，大众闻听引磬礼佛三拜，分班对面而立，新年消灾祈福普佛法会正式开始。这次法会由本林佛法导师延续法师主法。在维那戒定真香的赞唱声中，林长陈立发居士率领与会董事及大众在佛前虔诚以鲜花供佛。花在佛教中代表善因，有善因则有善果。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遇到好缘、遇到好人、遇到好事、结成善果，在当生结成菩提之果。

供花仪式后，参与祈福法会的近千佛友齐声唱诵经文，礼敬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及本林护法善神，至诚祈愿诸佛菩萨慈光

除夕撞钟，不仅是传统习俗中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和祈愿平安健康的方式，也是佛教中智慧法相的代名词。佛子以钟声自省，也在唤醒觉悟他人。

摄受本林正法久住、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诸事圆满、四众弟子吉祥安康。

除夕撞钟，不仅是传统习俗中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和祈愿平安健康的方式，也是佛教中智慧法相的代名词。佛子以钟声自省，也在唤醒觉悟他人。因此，在辞旧迎新之际，在迎接弥勒菩萨圣诞之日，居士林的撞钟仪式有着特别的意义。午夜12点，第一声悠长的钟鸣回荡于大雄宝殿之上。在一片祥和喜庆的气氛中，参与法会的四众弟子在诸位法师和林长的带领下敲响平安钟。一声声洪亮的钟声传递着美好的愿望，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本林第45届董事会选举正在进行中

本刊讯：

本林于2019年4月27日至28日，在四楼会议室进行了第45届董事会提名活动。

本次参与选举的候选人共有26位，除了部分现任董事外，不乏新面孔。

第45届董事会选举委员会将于5月下旬，邮寄选票给林友。林友们可以选择以邮寄的方式寄回选票，或者于5月25日至31日（上午10时至下午4时）期间，亲临本林二楼办事处，将选票投进投票箱内。投选截止时间为2019年5月31日下午4时。

选举委员会将于6月1日上午进行开票、计票。委员会将按得票率排列出候选人的名次，其中得票最高的21人将当选为新任董事。

当选的董事将在开票后收到复选的通知并于6月上旬进行复选。

本林将在6月下旬召开林友大会暨第45届董事会就职典礼和第一次董事会议。

候选人资料

《我与居士林》
"THE LODGE & I"

征文比赛

为迎接居士林建林85周年庆典，特举办征文比赛，具体如下:

1. **主题:**
   《我与居士林》
2. **体裁:**
   不限，可以是散文、诗歌、小故事等，只要是与居士林相关的经历或感受，必须是原创。500至2000字，中英文均可。
3. **奖项:**
   一等奖，1名，奖励 1000元;
   二等奖，3名，奖励 500元;
   三等奖，5名，奖励 300元;
   凡文稿被《狮城潮音》选刊的，稿费另计。所有参赛者，将获赠本林建林85周年纪念特刊一本。
4. **评奖:**
   本活动将设征文评选委员会，负责评奖事宜。
5. **关键日期:**
   截止日期: 2019年5月31日
   公布评选结果: 2019年8月31日
   颁奖日期: 2019年底
6. **呈交方式:**
   电邮至 sccy@sbl.org.sg

ESSAY CONTEST: CALL FOR ENTRIES

To usher in celebration of 85 years sinc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dge, there is an essay contest, with details as follow:

1. **TOPIC:**
   "The Lodge & I"
2. **GENRE:**
   No limitation. It can be a prose, poetry, short essay, etc. Written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should be uniquely related to the Lodge. Only original works in Mandarin or English (between 500 and 2000 words) will be accepted.
3. **PRIZES:**
   1st Grade, 1 Winner, Prize $1,000;
   2nd Grade, 3 Winners, Prize $500;
   3rd Grade, 5 Winners, Prize $300;
   If the manuscript is selected by the SHI CHENG CHAO YIN magazine, an extra token fee will be given. All contestants will receive the Lodge's 85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Magazine.
4. **JUDGES:**
   Selected committee member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deciding which entries will be awarded.
5. **KEY DATES TO NOTE:**
   Latest Submission Date: 31.05.19
   Result Announcement Date: 31.08.19
   Prize-Giving Date: Last quarter of 2019
6. **SUBMISSION METHOD:**
   Email to sccy@sbl.org.sg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如瑞法师率团到访本林

本刊讯：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普寿寺住持如瑞法师率领十多位法师，于2019年4月17日到访本林。林长陈立发居士、延续法师、司理陈锦成居士、财政陈宝穗居士及其他几位董事接待了如瑞法师一行。

如瑞法师等人在大雄宝殿拈香礼佛后，到三楼功德堂给已故李木源前林长上香。法师一行人参观了千手观音亭、维摩诘讲堂和图书馆，之后，在会议室进行了交流。

“居士林和五台山佛教界一直以来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往来和交流。寂度老和尚曾经来居士林弘法，前林长李木源居士时期也曾经带团多次到五台山，拜访过请佛老法师等大德法师。通愿老法师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尼僧长老。前年，我们居士林的朝山团还到五台山朝圣，曾经到普寿寺恭请如瑞法师为大家开示。今天，诸位法师来到居士林普照，给前林长上香，我们倍感亲切。”陈立发林长对如瑞法师及各位法师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

延续法师为到访的法师及居士们介绍了新加坡佛教的发展史，特别是转道老和尚、李俊承居士等高僧大德及历任林长为创建并发展居士林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代表团的妙音法师回顾了自己多年前在居士林参加僧才培训班学习时的情景。

宾主双方希望进一步加强联系，为更好地弘扬大乘佛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华严法会

AVATAMSAKA DHARMA ASSEMBLY

《华严经》为经中之王，其卷轶浩繁，义理精深，非定慧力，非大因缘，非上善根，难以受持读诵，《华严》在处则正法在，《华严》在处则邪业远。适逢卫塞佳节之际，本林特隆重举行“华严法会”，日期为05月12日至06月02日（农历四月初八至四月廿九），届时恭请六和戒德法师领众共修，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供佛传灯，斋供诸天；敬设消灾延生禄位；往生莲位，超度累劫冤亲债主、十方法界及婴灵牌位。法会因缘殊胜，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居士前来报名参加，共沾法益。

日期 Date: 农历四月初八至四月廿九 | 12.05.19 — 02.06.19
地点 Venue: 大雄宝殿 | Buddha Hall

农历四月初七	**11.05.19**
4:00 pm	晚课（Evening Prayers）
	洒净（Purification Ceremony）
农历四月初八	**12.05.19**
9:00 am	恭请太子像（Welcoming of Prince Siddhartha's Statue）
	浴佛（Bathing of Prince Siddhartha's Statue）
	佛供（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3:15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初九 至 四月十三	**13.05.19 — 17.05.19**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10:15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佛供（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3: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十四	**18.05.19**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10:0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佛供（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3:0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晚上7:00 pm	传灯 (Light Transference Ceremony)
农历四月十五	**19.05.19《卫塞节》**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10:00 am	卫塞节仪式 （Vesak Day Ceremony）
	佛供（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3:0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十六 至 四月廿八	**20.05.19 — 01.06.19**
8:30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10:15 a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佛供（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1:3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3:00 pm	礼诵《大方广佛华严经》（Avatamsaka Sutra）
6:0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农历四月廿九	**02.06.19《法会圆满》**
6:30 am	斋供诸天（Grand Offering to the Celestial Guardians）
10:00 am	礼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Medicine Buddha Sutra）
	佛供（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延生送圣（Sending Off the Sages Ceremony）
1:30 pm	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往生送圣（Sending Off the Sages Ceremony）

功德圆满 COMPLETION OF MERITORIOUS VIRTUES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

本林举办第41届小学与中学组助学金颁发仪式

本刊讯：（小学组）

2019年4月13日，本林成功举办第41届小学组助学金颁发仪式。活动由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教育基金与回教传道协会、新加坡道教总会共同联办。

宏茂桥集选区议员殷丹博士为本次的大会主宾。新加坡回教传道协会主席阿布巴卡博士、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金发先生、本林教育基金主席林理明居士及本次大会主宾殷丹博士先后致辞。殷丹博士鼓励学生们在修学路上不要害怕失败，从经验中学习，不断努力向上，以致达到目标。

来自26所小学及8间协会的300余名学生获颁助学金，颁发总额近10万新元。大会主宾殷丹博士同本林林长陈立发居士、教育基金主席林理明居士等为学生们颁发助学金和精进奖，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本林历年来不忘扶持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分种族、宗教信仰，40年从未间断，以助减轻这些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经济压力。愿这笔助学金能帮助学子们完成学业，追逐各自的理想，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止步学习。

（中学组）

继4月13日颁发小学组的助学金后，本林于2019年4月27日隆重举办第41届中学组助学金颁发仪式。主宾为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女士。

沈部长在致辞中特别感谢居士林，多年来在促进各种族、宗教之间的和谐，增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包容的社会，作出的贡献。她也祝贺获颁助学金的学生们，勉励他们把握机会、努力学习，同时提醒学生们要感谢和孝顺在背后默默给予支持的父母。

本林秉承着两大宗旨：弘扬佛法、慈悲济世。助学金一直是本林重要的济世活动之一。本届共有527名来自67间中学及8所协会的中学生获颁近25万新元助学金。自1979年至今，本林已发放超过1900多万新元的助学金，3万8千余名学生受惠。

居士林感谢所有善心人士的慷慨资助及义工们的付出，并希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继续支持这项慈善项目。

本林2019年首次精进佛三在大雄宝殿圆满举行

本刊讯：

作为净土念佛道场，本林每年都会举办四次精进佛三，即每个季度都会有一连三天的精进念佛经行。本次佛三由延续法师领众在大雄宝殿内进行，从2019年3月29日至3月31日，每天上午9时到晚上9时。每天平均有200余人参与精进念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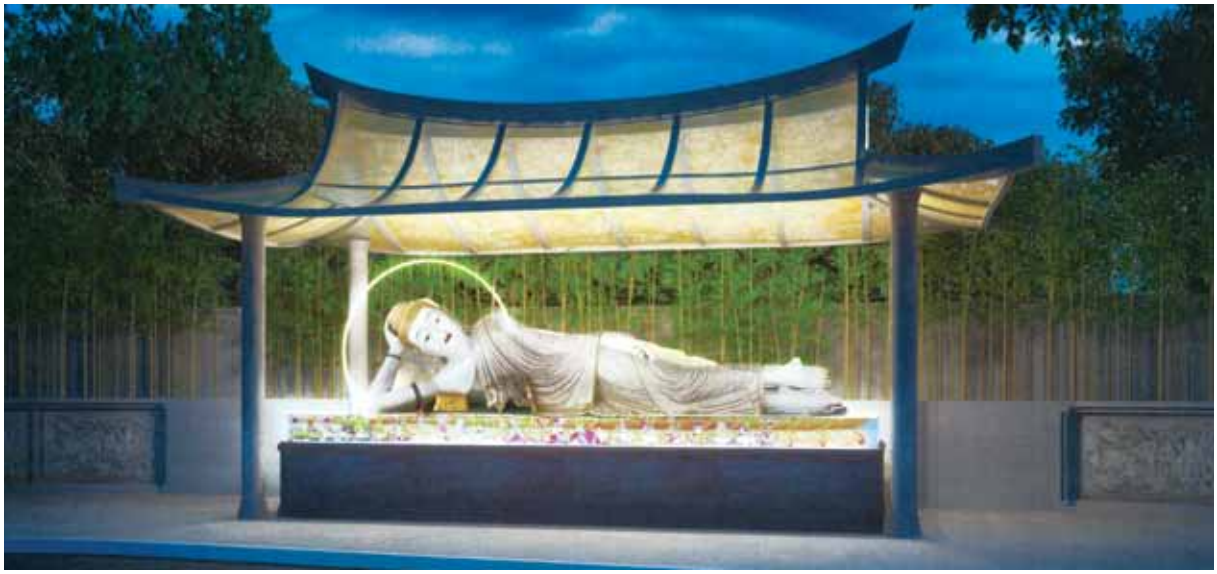
佛三期间每天上午9时，大众齐聚大雄宝殿，恭请法师为众授受八关斋戒。随后，悦众鸣磬敲木鱼，大众齐诵《阿弥陀经》、《往生咒》及《赞佛偈》，经行念佛正式开始。

法会期间，大部分同修都能在三天的精进念佛中，克服脚痛、腰酸、昏沉等种种不适，收摄身心，克服种种障碍，唱响清畅哀亮、微妙和雅的东林佛号。

31日晚上8时，佛号由六字转板四字，大众归位后，法师带领大众进行大回向，至诚顶礼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与会大众法喜充满，精进念佛圆满结束。

本林下一次的精进佛三是2019年6月14日至6月16日，欢迎各位同修参与，同沾法喜。

本林举办新卧佛亭洒净晋宝及供佛仪式



本刊讯：

农历四月初一即公历2019年5月5日，居士林举行了庄重的新卧佛亭洒净晋宝及供佛仪式。

上午10时许，林长陈立发居士、司理陈锦成居士、建筑主任尹崇明居士和部分董事排列在新卧佛亭，恭候主法法师到来。延续法师主法拈香，在大悲咒的梵呗声中，手持杨柳枝和甘露水，绕新奠基的卧佛亭洒净。接着，法师同董事们举行了装藏圆成仪式。随后，上供仪式在大雄宝殿进行。

《大唐西域记》中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国收了最后一个弟子善贤之后，便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这种卧像称为吉祥卧，表示佛陀住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

本林同仁愿以洒净晋宝及供佛功德普皆回向，祈愿佛菩萨慈力加被，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祈愿本林基业长青、再创辉煌，祈愿一切众生消灾延寿、福慧增长、信愿念佛，往生极乐，得究竟解脱。

本林赠35公吨米粮予80间回教堂

本刊讯：

居士林捐赠本地80间回教堂米粮，以帮助有需要的回教同胞在斋戒月期间食用。本次的赠粮数量达35公吨。居士林林长陈立发一行，于4月22日上午前往巴亚维回教堂 (Ba'alwie Mosque) 举行赠粮仪式。巴亚维回教堂回教导师哈比哈山 (Imam Habib Hassan) 作为回教组织代表，在新加坡回教理事会理事长依萨 (Mr Esa Masood) 见证下，接受了米粮馈赠。

陈立发林长在交谈中表示，“慈悲济世”一直是居士林要传播的精神，并且不局限于佛教徒，而是不分种族、宗教信仰的平等扶持，以共同创建和谐美满的社会。

回教导师哈比哈山由衷地感谢居士林的义举，并对居士林坚持全年免费提供膳食服务赞叹不已。

此次捐赠的米粮将由巴亚维回教堂统一分发至本地80间回教组织与慈善机构，同时把部分米粮分装成5公斤袋装以便发放给贫困家庭。

赠粮活动作为一个平台，促进了不同宗教方相互之间的理解，也增进了彼此多年来深厚的情谊。

本林卫塞节庆祝活动

The Lodge's Vesak Celebrations

12.05.2019（农历四月初八）

（一）浴佛典礼
Prince Siddhartha Bathing Ceremony
上午 9:00 am
大雄宝殿 Buddha H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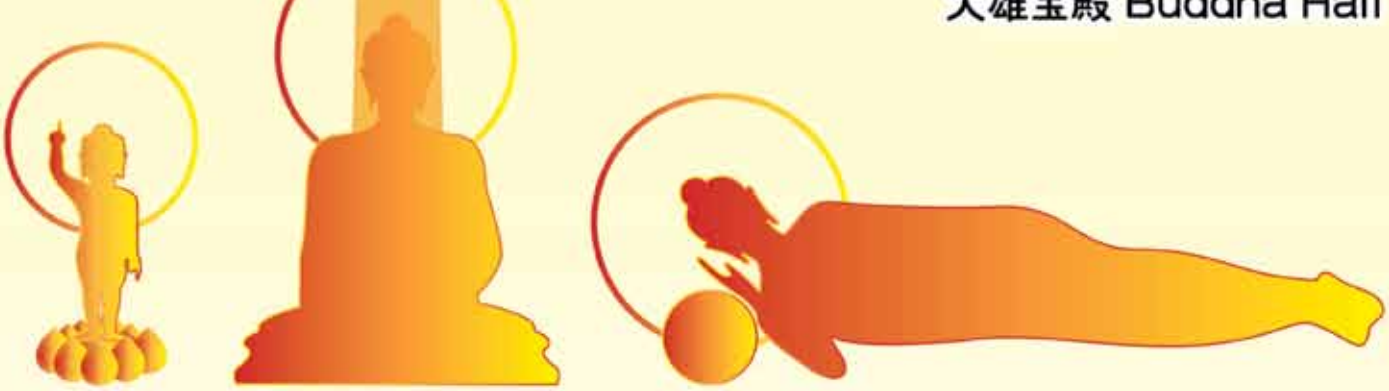
（二）授受三皈五戒
Threefold Refuge & Five Precepts Ceremony
下午 1:00 pm ~ 2:00 pm
维摩诘讲堂（五楼）Vimalakirti Hall (Level 5)

18.05.2019（农历四月十四）

传灯
Light Transference
晚上 7:00 pm

19.05.2019（农历四月十五）

卫塞节仪式、供佛
Vesak Ceremony & Offerings To Buddha
上午 10:00 am
大雄宝殿 Buddha Hall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

居士林应发展成更重要道场

——领导师广声法师的寄望

文 | 邹文学

普觉禅寺住持广声法师说，居士林这两年的工作有显著地良好进展，已经走出低谷，多了齐心合力行善与弘扬佛法的场面，正迎来新的大好局面，值得庆贺。

广声法师是居士林的领导师。法师说："居士林的建筑工程虽然还在进行，林内能使用的地方减少，可是林友、信徒和公众，还是涌来朝拜，参加各种法事和佛学班，居士林越来越充满祥和之气。"

广声法师指出，居士林显然已跨过前几年李木源林长往生后出现的低谷。"据了解，林友和社会人士给予的捐赠和支持已恢复到昔日水平，而且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居士林这两年回馈社会所颁发的助学金和度岁金也都创下了纪录。今年下半年，居士林的重建与翻新工程将顺利完成，居士林正步入另一个发展阶段，一个能为更多林友提供良好服务的阶段。"

居士林44届董事会有作为

曾经担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八年的广声法师说，居士林有今天的成绩，是居士林44届董事会努力的成果。

他分析，44届董事会确立并全面拥护陈立发林长的领导，林长也不负众望，组织起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义工队伍，勇敢地挑起重担，是林务能取得立竿见影改革成绩的关键因素。

法师认为，陈立发林长和他的团队在接手领导工作后，拨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从多方面下手整顿和改善林务，果然很快让人看到居士林的崭新面貌。

广声法师补充说，陈立发林长是个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的领导人，他延揽专才，而且都是社会知名人士，不收酬劳一起工作，这是很了不起的凝聚力。此外，居士林也延聘了专业经理，有效地处理各种大小事务。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居士林行政效率提高，最叫人高兴的是，一座崭新的大雄宝殿竖立了起

来。它高大辉煌，俨然已成为金炎路的地标，真正为我们佛教事业增添不少光彩。”

居士林同样具有传承佛法之大任

广声法师说：“居士林与一般寺庙不同，主持者是居士身份的林长而不是出家人，但是，林长也得全身心投入传承佛法之大任。

“我觉得，居士林现任的领导层，经过这两年的锻炼和磨炼，对于佛教事业的管理应该已有一些心得。”

广声法师认为，居士林作为一个以居士为主导力量的佛教团体，发挥空间很大，不限一宗一派一堂，真正做到弘扬佛法，实践佛理。“佛法是放诸四海为准的真理，居士林应该提供平台，欢迎不同门派的法脉在这里传播，创造一个百花齐放、利于众生的佛法环境。”

广声法师建议：新一届的董事会，需全面重视佛法的传扬，佛学班应以各种形式进行，包括举办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和方言的班级。居士林也应积极地把服务对象扩大到年轻一代，为他们举办生活化的佛学讲座，带领他们参观各地寺庙，激发他们对佛教文化的兴趣，从而产生敬仰之心，并且乐意亲近佛菩萨。

广声法师认为，居士林今后还应善用资源，回馈社会，发动更多林友关心下层百姓的生活，并及时给予有需要者援助，继续主办好斋堂、法会和捐献等工作。他补充说，居士林重建和翻新工程

完成后，便享有更大空间，除了举办更多宣扬佛法的活动，也应挑起传承优良传统文化的担子，讲孝道，讲文明，鼓励大家学习琴棋书画，为建设一个更温馨更和睦更优雅的社会尽一份力量。

广声法师总结说：“居士林要能承前启后，最关键仍需要一个阵容强大和愿意为广大林友服务的领导层。我谨祝福居士林继续健康成长。”

> 新一届的董事会，需全面重视佛法的传扬，佛学班应以各种形式进行，包括举办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和方言的班级。居士林也应积极地把服务对象扩大到年轻一代，为他们举办生活化的佛学讲座，带领他们参观各地寺庙，激发他们对佛教文化的兴趣……

永远的慈母

文 | 释永兴

母亲在，人生尚有来处；母亲去，人生只剩归途。

1936年10月，我的母亲出生在安徽天长的一个大户农家。像许多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一样，我的外公共有兄弟六人，他是最小的一个。外公成家之后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那个年代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母亲身为长女，下面有四弟一妹，小小年纪就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几乎没有上过几天的学堂。

三十年代的中国到处烽火连天，饿殍遍野，天灾人祸，疾疫横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母亲经历了抗日、内战、解放、土改、人民公社、文革浩劫……，倘若一一道来，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书。

1956年8月，我的大哥出世。母亲前后养育了我们四男两女兄妹六人。这么一大家子，光是吃饭就是个大问题，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1970年5月，我降临到人世。几年

后，中国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家中逐渐摆脱了贫困的境地。和哥哥们相比，我没有饥饿的记忆，生活足以温饱。我是男孩，可以去学校读书。对我而言，童年的时光是幸福而平静的。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小学毕业后，进入了中学。原本平静的生活却在1984年6月被彻底打乱了。先是我大哥因先天性心脏病复发去世。三天后，我的外公又病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亡子丧父的双重打击，坚强的母亲默默地扛了下来，将失去亲人的痛苦深深藏在心底。

对我们全家来说，那是一段黑暗的岁月。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大哥去世前的那个月，周末的晚上，在我们兄弟二人相处的温馨时光里，大哥告诉我，他这一生的梦想，就是到九华山出家为僧，遗憾的是现实却不允许，只能待在家里。听着大哥的话，看着他双目中那向往的神情，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隐隐萌生了出尘之志。可惜来不及和他多谈，便阴阳两隔。

1990年2月，我的父亲病逝。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与同龄人相比，我对生死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感悟。缘去缘来，我告别红尘，踏入了佛门。

天性善良的母亲受我的影响，一有空闲就到寺院里来帮忙。慢慢地，佛菩萨成了她人生的希望。母亲对因果的认识，深深影响了全家。对于我的出家，全家人都很支持。当我要去东南亚学习佛法时，兄妹们都表示他们会照顾母亲，让我不要有任何的牵挂和担心。

出家后，同母亲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少了许多，加上我在东南亚漂泊了八年，聚少离多。母亲虽然思念儿子，见到我时，却不曾流露出丝毫的抱怨。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10年之前，我每次回家看望她，临走时，她都会送我一程，嘱咐我一年只要回家一次看看她就行了。我问她为什么？母亲答道："你一年回来一次，我的心情就波动一次"。听了这句话，我瞬间泪奔，多么无私的母亲，多么伟大的母爱，世间还有什么能超越母亲对子女的博大的爱和宽广的胸怀？

一年后，我回家探望母亲。临走时，她老人家再三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回来？那时她已75岁高龄，我能感觉到，母亲老了之后，日益强烈的孤独感和对子女的思念。

不久之后，母亲做了股骨头手术，行动比以前慢了许多。虽然生活上更加依赖子女，但她依然表现得很独立。我每次回家看望母亲，走的时候心里都充满了强烈的自责。算下来，一年365天，陪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却少得可怜，加起来恐怕连一天都没有，这令我无法原谅自己。母亲生我养我，付出那么多的辛劳，有的时候甚至是在和死神决斗，而我却不能陪在她的身边，好好地照顾她、孝敬她。

2019年元月19日，岁次戊戌腊月十四，22时50分，母亲在我讽诵《金刚经》声中寿终正寝，安详往生，满堂儿孙榻前送行。近五十年的母子因缘，终因无常的自然规律，圆满地画上了大大的句号。正所谓：

生逢乱世，几度悲欢几度愁，那堪回首？

历经坎坷，何其辛酸何其泪，终归解脱。

> 生逢乱世，几度悲欢几度愁，那堪回首？历经坎坷，何其辛酸何其泪，终归解脱。

母亲走了，我的心瞬间空了。似乎在这个世上，我不用再挂念她，似乎可以将亲情都放下。但我内心深处，却涌起莫大的悲伤和无比的失落。我永远无法再叫一声“妈妈”，永远无法再听妈妈说一句话。

如果说，我出家有功德的话，我愿将全部的功德回向给我的母亲。我希望把我出家的功德变成一朵莲花，伴随着阿弥陀佛的圣号，带着母亲，一起走向极乐世界。我祈愿把在我出家修行的道路上所积攒的全部功德，也一并回向给母亲大人，愿她莲台高升，以报母之深恩。

母亲在，心有港湾；母亲殁，身无皈依。

情到深处悲自来。人生，最大的悲伤，莫过于父母离世；最大的失落，莫过于失去双亲。何以故？因为欠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父母恩情。

父亲用双肩支撑起一个家，将一生奉献给了整个家庭；而母亲则用双手操持起这个家，将一生奉献给了所有的儿女。母亲十月怀胎，头重脚轻，面对嗷嗷待哺的幼儿，推干就湿，个中劳苦不可细诉。当一个小生命降临到这个世上，哪怕一天，乃至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母亲的呵护。这世上有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却没有一个人不是由母

佛说：孝顺父母，世间第一福田。呜呼，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亲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母爱的伟大，可以融化世间难以想像的恩怨情仇；母爱的浩大，将全身心都付于了儿女。儿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母亲的每一根神经。就连不经意间的一个喷嚏、一声咳嗽，母亲都会暗暗担心。当子女呼呼沉睡时，旁边永远有一个人半睡半醒，倾听着儿女们的动静，一旦有人翻身棉被滑落，便会悄悄起来、重新盖好。母亲者，度母也，愿代儿女受一切苦；母亲者，观音也，愿为儿女虑一切忧；母亲者，慈悲也，愿应儿女化一切身；母亲者，普门也，愿替儿女操一切心。

母亲病重时，我陪在她身边。望着她苍苍的白发，忍不住悲从心起，泪水长流。当她醒来时，我强作镇定，唯恐母亲看到我的眼泪，触动她脆弱的心弦。母亲最后一刻被抱上床榻时，我内心压抑了许久的情感刹那间化成泪水，奔流而下。

当母亲的几位侄儿侄女，冒着严寒赶过来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时，我的心情已平复了许多。我深知人在临终时，儿女情长会干扰往生者临终时的念头，倘若难舍难离，会对母亲的往生形成巨大的障碍。

淡定片刻，我拿起《金刚经》，坐在床前，开始虔心念诵。一部经文行将尾声，母亲微闭双眼，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满堂儿孙，没有一声哭泣，只有念佛机中发出一声声阿弥陀佛的呼唤。我深信，《金刚经》的威力，绝相超宗，万般放下，一念超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母亲深夜辞世。翌日中午入殓时，面色如故，身体柔软。姐姐说，妈妈的身体尚有余温，好像进入了深度睡眠。接下来的几天，儿女们伴灵，每天都有前来吊唁的人，每天都有念佛的声音，气氛庄严而宁静。我不时念诵《金刚经》，回向母亲不恋娑婆，一路走好；祈求佛光接引，往生西方。

举行葬礼的当天，姨妈向我转述了母亲临终前的嘱托。或许妈妈感觉到将不久于人世，特别叮嘱姨妈，不要因为她的远行，而影响到整个家庭；兄弟姐妹要亲如一家，相互扶持；还对身后种种事情作了特别的交待。

我沉思良久，母亲为什么没有直接跟我说？也许她担心，有的话说出来会让儿女们感到慌乱、尴尬，甚至会引发争论。她不想让儿女们为她担心，更不想让儿女们有所顾忌。

当天傍晚，我最后一次凝视着母亲的面孔，她微闭双眼，眼睛呈绀青色，依然有光泽，给我留下无尽的怀念。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的遗体被送去殡仪馆，火化前举行了简单的诵经告别仪式。火化后，手术股骨头依旧，骨灰很白。八十岁的大舅，看着母亲的骨灰，泪眼婆娑。无论年岁多大，同胞分别，一去不复返，都不免产生别离之痛。

母亲从去世直至入土圆坟、送火等一系列仪式结束，共历时十二天。期间天气晴朗，风和日丽。而在此前后，不是阴天就是下雨。或许，这正是母亲晚年修习闭口真言功夫成就的果报。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母亲晚年大部分时间都淡定无语，是非好歹，一概莫论。有如是因方有如此果。这难得的吉祥天相，给家族的后人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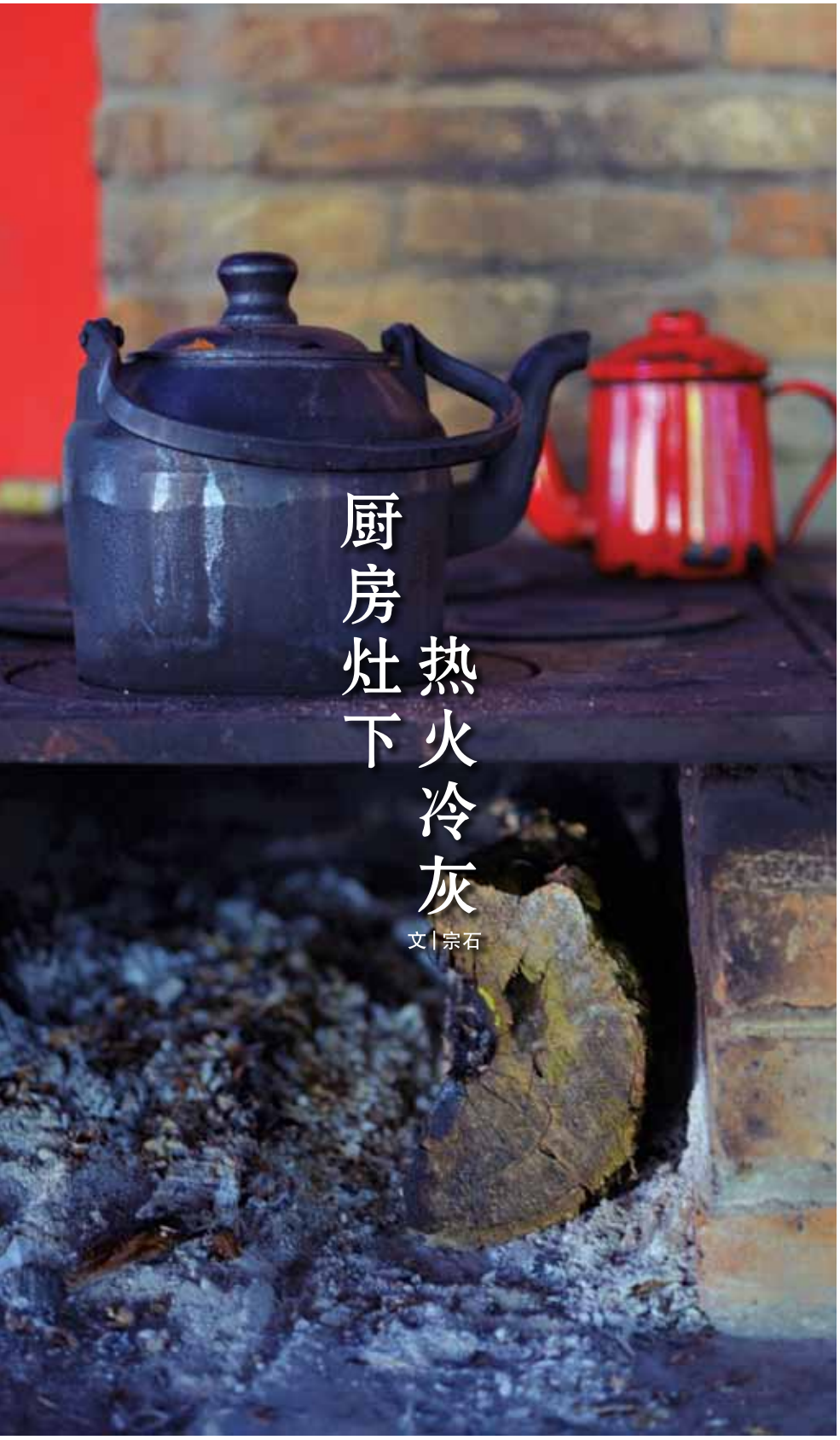
人从呱呱落地，一天天成长，时间似乎过得很慢。而一旦离世，却感觉时间飞逝，岁月如梭。人死七来催，倏忽间，母亲的六七已到眼前，她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却只能留存在心里，成为了永恒的记忆。

佛说：孝顺父母，世间第一福田。呜呼，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一切的一切，如今已永成追忆。最后，借用我的老校长，也是多年的老家近邻送来的一付挽联作为结语。悼念陈老太仙逝：

当万寿，怎逾耋年而终；

因佛缘，急登莲台应聘。

（作者为中国佛教图文馆副馆长）



厨房灶下热火冷灰

文 | 宗石

这段时间收拾乡下小院，除了几项基本的工程需要请专业的匠人来做，剩下还有许多整理清扫的工作。十几年没人住的老屋了，荒草、蛛网、尘土自不必说，就是小动物的干尸就清出去好几具。以我的工作效率，要想清扫干净，用老婆调侃的话来说就是“得一年功夫”。

好在我有强大的亲友团作后援，姐姐、姐夫，还有表哥、堂弟组织了攻坚突击队，住在乡下的老泰山岳父大人也常来帮手。亲人们都想尽快地把屋子收拾出个清整模样，以至于效率太高，将许多我用来慢慢消磨时光的活儿都干了。我内心的感激自是第一，但也有小小的遗憾。

对于我这种身体过于慵懒、思绪过于繁杂的人来说，以悠闲的心态慢慢地消磨这些适当的体力活，是有着极强的身心双重治愈效果的。当然，对于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生存现状也是非常普遍，他们只是还没有找到这种治愈方式而已。

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在北京延庆住农家院的“尘一笑”对我的态度，我大老远跑去他那儿，总想参与一下他的小院建设，可他却停下工程，专职陪我聊天、给我做饭，不让我参与一点工作。在我的再三要求之下，他也就分给我一小篮蔫蔫的蒜头让我种在一个泡沫箱里而已。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那蔫蔫蒜能发芽才怪了呢？”尘一笑的农家院建设，一个原则就是事事亲力亲为，泥水工、木工、油漆工……他都是来回变换角色自己干，最神奇的

整理一间破败的老屋，
就像是整理我们荒芜驳杂的内心。

是，连电焊工他也自己当，还兴奋地告诉我，“焊工这活儿太好玩了”。

我没他那动手能力和体力，也没他那时间，主要工程是请人干的，活儿不多，木工、电工、焊工，也来了三拨，最热闹时，有五个工人在忙，颇有些建筑工地的感觉。我所做的就是给工人们沏茶让烟，然后在他们忙碌时，死磕墙角那一堆树杈枝叶。

看着我整天在那儿锯啊、掰啊，沙木匠还和我打趣：“小心把你的手弄粗糙，没办法捉笔写文章了”。或许是他看我用手锯太费劲，几次提出用他的电锯给我突击一下，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对此好意，我都坚决谢绝了。

就这堆烂木头，够我玩几个月的。

大的树干靠在墙角，小的树枝锯成一段一段的硬柴。再细的小木棍就顺手折短了，与成型的枯叶一起在灶里烧，草木灰可以施在园土与花盆里充作钾肥。剩余的碎渣堆在花园里沤成腐叶土，剥下的干树皮另行存放备用，那可是养肉肉最好的基质。砖头瓦砾的也收集在一起埋在阳光房平台里，算是填充物。

总之，在农村生活中，除了塑料这种大自然的癌变物，能够作为垃圾扔出去的东西，还真不多。这种清理、分类、加工、处理的过程，慢慢进展着，眼见那一堆杂乱无用的枝枝杈杈在我手下变得井井有条，从碍眼的杂物变为有用的宝贝，那种满足感自不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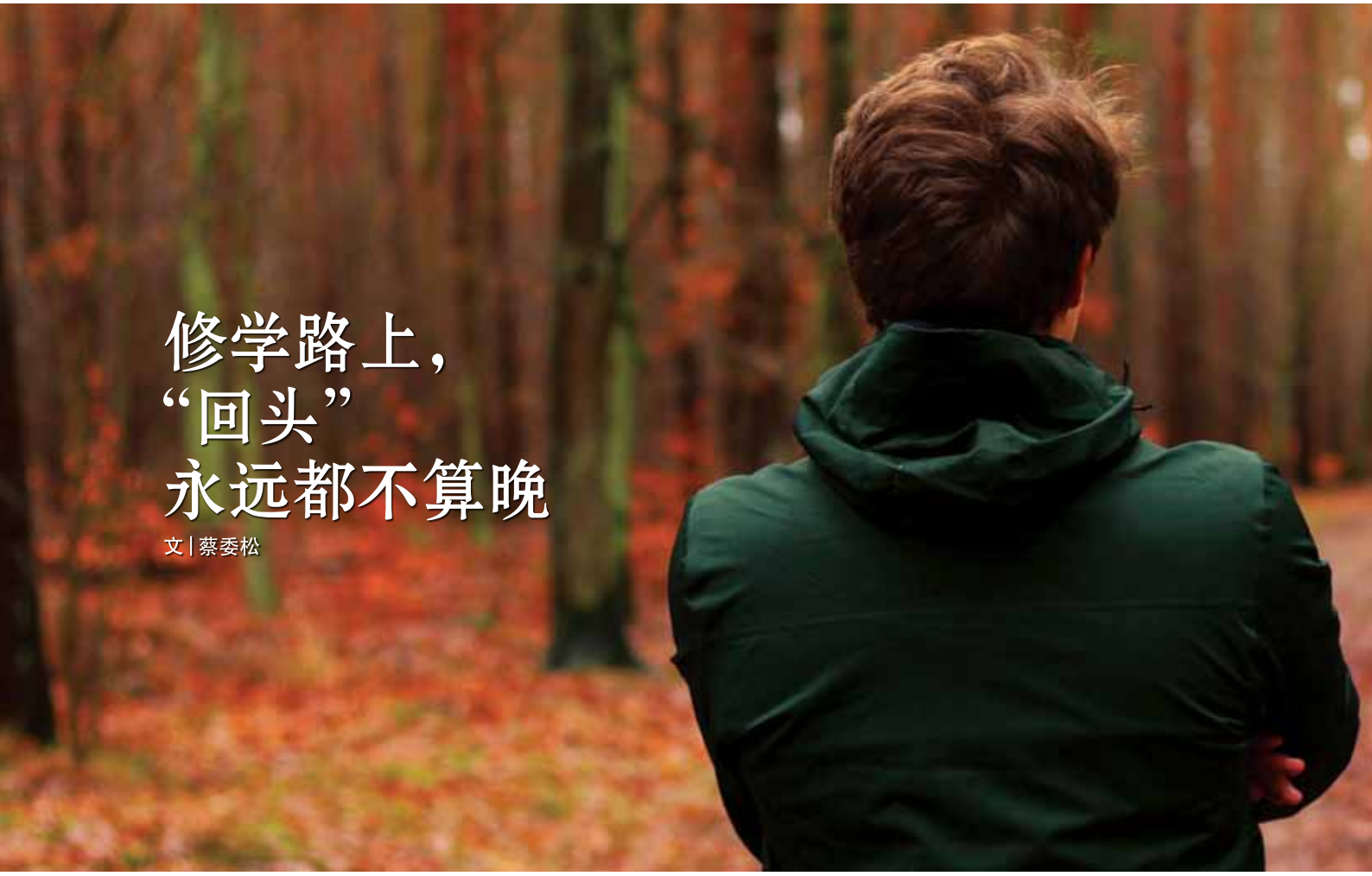
整理一间破败的老屋，就像是整理我们荒芜驳杂的内心，必须要有技巧、耐心与足够的时间。《围城》中有一句话：我们胃里有消化不了的东西，都是自己忍着慢慢消化。我们心里有消化不了的东西，为什么就要找人去说呢？

在这个纷繁冗杂的世界，我们的心，尽一生都在向外奔逐。国事、家事、天下事，一眨眼就是一辈子。却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检点一下自己当下的念头。于是，日久天长，就像这十多年无人住的老屋，积尘渐厚、蛛网横陈，再加上那些旧鞋烂袜子，死耗子烂麻雀的，一片狼藉，竟让主人翁没个下脚安身处。如此日子长了，所有的焦虑感、抑郁感、陌生感、无力感，甚至恐慌感、绝望感，就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齐齐向我们袭来，最终落得个墙倒屋塌，失了依怙。

对于我来说，选择这样一个平庸至极的乡村，安心地住下来，最大的收获还是孤独与简单，最原始的初心则是有个机会回归本位。半百之年已逝，当所有的“意义”都显示出他没有意义的那一面真相后，解脱感便油然而生。就像那灶洞里，有热火灼面，就有冷灰扑尘。火是一时之幻，灰也是一时之幻。如果没有这一点觉悟能力，那几年的古佛青灯怕真是白熬了。

蕅益大师云：“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计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此事只问心，不必问知识也。知识亦劝淡世情轻活计，专求出要耳。天平一头低，一头必昂。”

清代有一位彭绍升居士，出身名门大户，他自己也是进士及第，学问通达。用现在的说法，他也算是精英阶层、成功人士了。以他的智慧学问，在信受了净土法门之后，说了一句至为朴实的话，“从今以后我要到厨房灶下去做个愚夫愚妇，老实念佛。”让我们共勉。



修学路上，“回头”永远都不算晚

文 | 蔡委松

虽然接触佛法多年，但我身上依然存在着许多世间的习气，比如承认错误对我来说就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因为畏惧随着坦诚而来的谴责与后果。同样,妄语也是我多年以来经常串习的习气，再加上平时种种肆无忌惮的放逸、吃肉、吸烟等，乃至于虽然受了五戒，但行为上却完全没有做到一个严于律己，精进修行的真正佛教徒。

之所以如此放任，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纯粹将佛法当成了一种世间的知识来追求，所以对种种戒律并不以为然。把佛经义理当做一种学问来研究的我，时常错误的认为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并不需要严守种种戒律。虽然心里也清楚对书本上的了解和真正去实践佛法义理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但仍然放纵自己，随境而转。正因如此，学佛多年，我却一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也看不到别人的功德。佛法在我的生命里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变心灵的作用，反而觉得自己懂得佛法，经常用经典里的法义去挑剔审查别人的过失，以至于滋养出“我慢”的心态,如此下去，变得越学佛越难以与佛法相应。

真正让我得到改变的是一次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是我内心非常敬佩的一位法师写的。这位法师在文中说，曾经因为懒惰而忘记了做一件他答应过某位居士的事情。读到这句话时，整个人为之一震，短短的一句“因为我懒惰”令我久久难以释怀。这位被大众敬仰，闻名世界的高僧竟然如此坦承的叙述自己的过失。难道他不怕为此失去信

转变的关键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否生起惭愧心、忏悔心，只要知错能改，悬崖勒马，精进修行，任何众生都能转凡成圣。

徒的崇拜和拥戴吗？难道他就不怕被大众指责吗？

思考良久，我忽然悟到“不妄语”本来就是五戒里的最根本戒律。《百法明门论》将“覆”盖自己的过错而不让别人知道的心理列为小随烦恼。由此可见，一位大修行人面对自己的过错时，能够毫无隐瞒，坦诚、坦然地公开承认错误。反观自己，接触佛教多年的我却根本做不到不妄语，相比之下，不由为自己过去的种种行为感到羞耻。从那时起我渐渐开始反思观察，原来自己面对种种烦恼时，竟完全没有对治的能力。业力的种子是如此的可怕，当恶业突然现前时，面对冤亲债主、种种逆缘时，竟然无能为力，学佛多年，空然浪费了大好光阴，只会纸上谈兵。

佛教强调依教奉行、解行并重。除了对经典义理要了解外，行持佛法，将佛法修行同生活结合起来同样重要。正如《大乘入道四行观论》里所提倡的“报怨行”和“随缘行”。达摩祖师告诉我们,当果报成熟逆境现前时，我们应该依因果的正见起修报怨行，坦然面对、甘心承担。当顺境出现时当依随缘行，深知这都是由于过去生中曾经累积的善因感召的，现在遇到所谓顺缘，只是善业成熟显现而已。一旦缘分尽便会化为乌有。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在果报尚未现前时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修行，如何转恶成善呢？按照佛法的教义，我们应当积极的发露忏悔、灭罪消愆。

一直以来，我对忏悔法门都没有放在心里，一想起带着沉重的心情反省自己的种种过错，在佛前忏悔过错，痛心改正，这个法门太辛苦了，哪有持咒和静坐那么轻松？直到后来通过聆听净界法师的佛法开示，我才开始了解到忏悔法门和其它的佛教法门一样，是一个改变心灵的过程。《顿悟入道要门论》说：“罪从心生，还从心灭。一切善、恶，皆不离于自己的心。”以心为根本，重新出发，对过去所造的不善业深深地忏

悔；在未来的生命中立下誓愿，宁可放弃生命也不要再造同样的恶业。

由于我对观世音菩萨有着极大的信心，因此便立志将《大悲忏》定为晚课。起初在拜忏的过程中，每当念到“普为法界一切众生”时，心中便充满了疑虑。为什么需要代替十方众生忏悔呢？而十方众生就包括了冤亲债主。一想到冤亲债主的百般刁难，瞋心便油然生起。当静下心来回顾所读过的大乘经典时，豁然体悟到在无量劫的生死轮回流转当中，每一位冤亲债主乃至于一切众生都曾经当过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在前世对我的恩情就像我今生的双亲一样，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而我到现在却还没有来得及回报。我需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真诚的善意，以无量的慈心和悲心，把快乐喜悦分享给一切有情。如果我今天只是保持狭隘的胸量，所有的安乐只考虑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解脱，这与菩萨的境界相去甚远。

忏文引导下渐渐生起的菩提心，形成了反熏习的作用。以报恩的心态面对随着坦诚而生起的焦虑，让我能够逐渐克服吃肉和抽烟的欲望。因为训练自己受持不妄语，人际关系慢慢好转，工作逐渐顺利起来，人的心情也豁然开朗。由此才真正体会到持戒的好处和感受到善果。

每当我觉察到自己开始放逸时，便会努力提起观照业的四种特质。每当我觉得灰心泄气时，就会提醒自己，我和一切诸佛拥有一模一样的佛性潜能，因为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就算是提婆达多这般破和合僧、造五逆重罪的典型“一阐提”人代表，也可以成佛。

许多藏传佛教的祖师大德很小的年纪就被认证为是一位再来入世的修行人，加以种种培养。和许多祖师大德不同的是，密勒日巴尊者从出生到学佛一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这位尊者学佛之前，听从母亲的指示，学习咒术并使用暗黑法术害死了三十七个人，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杀生恶业极其深重可怕，是必然要下地狱的。但是施法之后，密勒日巴尊对自己的恶业感到非常懊悔，开始学习正法来弥补过失。通过刻苦精进的艰苦修行，最终当生成就，完成菩提道业。

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不可避免地犯下种种错误，转变的关键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否能生起惭愧心、忏悔心。只要能知错能改，悬崖勒马，精进修行，任何众生都能转凡成圣。修学路上，“回头”，永远都不算晚。

愿以此文共勉之。

（作者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第五届净土班学员）

新加坡“最苦的修行”

文 | 心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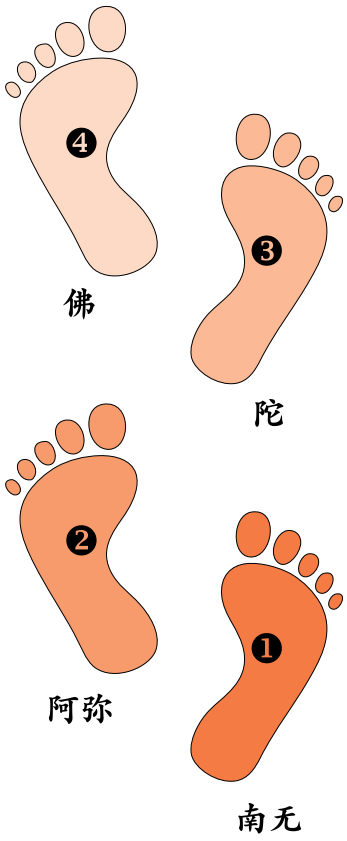
居士林有一种修行方法，被同修们称为“新加坡最苦的修行”，甚至有些师兄说应该是“东南亚最苦的修行”，它就是独具净土法门特色的三日“经行念佛”，有些老菩萨也叫它“佛三八关斋”。

经行念佛法古已有之，《华严经》功德云比丘在妙高峰经行念佛；《般舟三昧经》世尊教导贤护菩萨般舟经行念佛。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后，“经行”也是各宗各派都很普遍的修行方法。听同修们介绍，这种古老的经行念佛法，十多年前由净土宗祖庭庐山东林寺主持大安法师带领僧团传入新加坡，由于各人体验殊胜，节奏缓慢，深受同修们欢迎，于是便一年一年传承了下来。

末学是在八年前，在几位同修的不断劝说下开始参加这种一般人无法理解的经行念佛的。记得第一次参加时，最后一分钟跑进佛殿，看着大家都跪在佛前，我也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跪下去。等护法师兄把经文拿给我时，我才发现是要进行“八关斋戒”授受仪式。当时有些顾虑，又要十二小时经行，又要守“八关斋戒”，但已经跟着跪下去，又不好意思退出，于是便硬着头皮受了戒。

上午的经行还好，同修们诵完《阿弥陀经》后开始经行，虽然走得很慢，步伐也很难配合，但看到大家都那么投入，自己也不甘示弱，很快就到了午斋时间，护法师兄们

东林佛号步伐 STEPS FOR THE DONGLIN STYLE OF CHANTING THE BUDDHA'S NAME



提醒“轮流用斋，佛号不停”。早上急急忙忙出门，早餐没吃什么东西，肚子有点饿，当看到咖喱土豆时，口水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打好饭，大口吃完。感觉还不饱，再排队来 second round，多吃一碗饭菜，我才心满意足地摸着肚皮回到佛殿。

用完午斋后，其他同修也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加入了经行队伍。但刚才多贪吃的一碗饭菜，依旧顶在我的胃里，呼吸有些不舒服，念得很辛苦，不一会儿就昏昏欲睡。我还是第一次在走路时打瞌睡，感觉一站住就马上能进入梦乡。“坚持走”记得师兄在劝我来参加经行时就告诉我，坚持走，即使打瞌睡也要坚持，睡意很快也就过去了。我咬紧牙关坚持，迷迷糊糊，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这时候，肩膀开始隐隐作痛，阿弥陀佛，不经行不知道，一经行竟然这么多麻烦，真是“身为苦本”啊。

好在三点多是延续法师开示时间，一下子象捞到救命的稻草，赶紧坐下来安慰一下自己快要掉下来的肩膀。法师开示时好像完全知道我的情形，他强调长时间经行第一要点就是要“调饮食——尽量少食”！不然，不但念佛时呼吸会受到影响，也容易昏沉。法师说，我们的体腔就那么大空间，你贪吃把胃撑大了，肺部的活动空间就被占用了，没办法深呼吸，血液里面供氧量就减少，念佛就累，更容易昏沉。真是漏气！完全被法师说准了。法师还强调另外一个要点是在佛号中间停顿时深呼吸，这样长时间经行，才不会疲倦，并且深呼吸对身体有很多益处。至于腰痛、脚痛、颈椎痛，法师说这很正常，但是我们也可以“管理”这些疼痛。法师教导我们在经行时，要不断注意调节身体的平衡，身体的重量要随着脚步的移动，“缓慢地象波浪一样前行”，脚不要抬太高，同时双肩一定要放松，腰一定要挺直，头不要偏于一边或者低垂，身体不要前倾或后仰，也不要偏于一边。

平时匆匆忙忙走路，这些细节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法师的开示一下子提起了我的兴趣。开示结束后，我完全按照法师的方法经行，一个小时后才感知到我把上午把肩膀绷得太紧了，所以才会疼痛。当全身都放松后，随着念佛的节奏拖着脚步前行，呼吸也能慢慢能够配合佛号的韵律。这样非常专注地自念自听，不知不觉中，晚饭时间都已经过了，到悦众师兄换班时我才发觉已然是最后一支香。第一次参加八关斋，经行一天我竟然没感觉到饥饿！这期间我也没喝水，但是口也不会干，反而嘴里甜甜的，好像不断有甘美的泉水涌出，有说不出的润泽和轻安。法师经常说“念佛是有味道的”，难道这就是念佛的味道？！

有了那次的念佛体验，尝到了念佛的“味道”，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八年来，只要我在新加坡就一定会参加经行佛三。

刚开始时，感觉这是新加坡“最苦的修行”，现在我会说这是新加坡“最充满法喜的修行”。不信吗？来参加我们的经行佛三*亲身体验吧！

（作者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净土班学员）

*来临的佛三：6月14日至6月16日，早上9:00至晚上9:00，大雄宝殿

本林近期佛法

公开讲座

UPCOMING DHARMA TALKS

主讲: 延续法师

日期 Date: **03.05.19 – 29.06.19**
时间 Time: **7:30 pm – 9:30 pm**
地点 Venue: **维摩诘讲堂(五楼) Vimalakirti Hall (Level 5)**

5月

《阿弥陀经要解》
每周五 Every Friday

5月03日 《弥陀要解》第七讲
5月10日 《弥陀要解》第八讲
5月17日 《佛法与人生》讲座*
5月24日 讨论课 光慧 光寿
5月31日 《弥陀要解》第九讲

6月07日 《弥陀要解》第十讲
6月14日 精进佛三 第一天
6月21日 《弥陀要解》第十一讲
6月28日 《弥陀要解》第十二讲

净土教理
每周六 Every Saturday

5月04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二)
5月11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三)
5月18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四)
5月25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五)
6月01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六)

6月08日 居士林文化讲座*
6月15日 精进佛三 第二天
6月22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七)
6月29日 讨论与分享 (2)

第五届净土班第二学期课程圆满

*讲座在大雄宝殿举行

精进佛三
THREE-DAY AMITUOFO MINDFULNESS RETREAT

日期 Date: **14.06.19 – 16.06.19**
时间 Time: **9:00 am – 9:00 pm**
地点 Venue: **大雄宝殿 Buddha Hall**
法师开示 Venerable's Dharma Talk: **3:30 pm**

• 无需报名 No registration needed • 请自备海青缦衣 Please bring lay robe and/or Dharma robe
• 自愿受持八关斋戒 Voluntary taking of Eight Precepts

新加坡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

东晋时期，山西临汾有户姓龚的农民，三个儿子先后得病去世。当第四个儿子出生后便送到仙堂寺寄名出家，起名法显。由于年龄太小便暂时住在家中。

dōng jìn shí qí shān xī lín fén yǒu hù xìng gōng de nóng mín sān gè ér zi xiān hòu dé bìng qù shì dāng dì sì gè er zǐ chū shēng hòu biàn sòng dào xiān táng sì jì míng chū jiā qǐ míng fǎ xiǎn yóu yú nián líng tài xiǎo biàn zhàn shí zhù zài jiā zhōng

有一次小法显生了重病，眼看不行了，父母把他送回寺院，一夜过后病竟然好了。法显十岁那年父母相继去世，于是专心修行。

yǒu yī cì xiǎo fǎ xiǎn shēng le zhòng bìng yǎn kàn bù xíng le fù mǔ bǎ tā sòng huí sì yuàn yī yè guò hòu bìng jìng rán hǎo le fǎ xiǎn shí suì nà nián fù mǔ xiāng jì qù shì yú shì zhuān xīn xiū xíng

当时中原地区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一次僧人们正在收割稻谷，突然来了一伙盗贼抢粮食。其他人纷纷逃走，只有法显上前用因果的道理感化了盗贼。法显临危不惧，大家都很佩服他。

dāng shí zhōng yuán de qū shí jú dòng dàng mín bù liáo shēng yī cì sēng rén men zhèng zài shōu gē dào gǔ tū rán lái le yī huǒ dào zéi qiǎng liáng shí qí tā rén fēn fēn táo zǒu zhǐ yǒu fǎ xiǎn shàng qián yòng yīn guǒ de dào lǐ gǎn huà le dào zéi fǎ xiǎn lín wēi bù jù dà jiā dōu hěn pèi fú tā

后来天下大乱,有个叫吴柱的强盗发动了战争,还荒唐地让
hòu lái tiān xià dà luàn yǒu gè jiào wú zhù de qiáng dào fā dòng le zhàn zhēng hái huāng táng de ràng

一个叫法长的和尚当皇帝,带十万僧俗为害一方。法显大师面对
yī gè jiào fǎ zhǎng de hé shàng dāng huáng dì dài shí wàn sēng sú wèi hài yī fāng fǎ xiǎn dà shī miàn duì

混乱的世界,决定西行取经来拯救大家。
hùn luàn de shì jiè jué dìng xī xíng qǔ jīng lái zhěng jiù dà jiā

法显和大家一起离开长安，开始了长途跋涉的旅程。他们在
fǎ xiǎn hé dà jiā yì qǐ lí kāi cháng ān kāi shǐ le cháng tú bá shè de lǚ chéng tā men zài
张掖得到了北凉王的悉心照顾，在新疆参加了当地的佛诞盛会。
zhāng yè dé dào le běi liáng wáng de xī xīn zhào gù zài xīn jiāng cān jiā le dàng dì de fó dàn shèng huì

下期待续
To Be Continued...

学佛不修心 等于一场空

《无量寿经》改变了我

文 | 修意

去年秋天时，有位新加坡的朋友 Line 给我新加坡居士林延续法师讲《无量寿经》的网络链接。新加坡居士林我早就听说过，也知道那个道场以净土法门出名。但我当时在大甲一个道场帮忙法会，也就没在意。年底公司放假，一天晚上无所事事，无意中点开 YouTube 延续法师讲的《无量寿经》第70讲。之前也听过其他人讲《无量寿经》，但都没入心。那晚法师讲的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在针对我，尤其是法师强调佛在《涅槃经》所说的一句话："一切恶事，虚妄为本！""一切恶事是怎样开始的？一个好人是怎样变坏的？——是由欺骗、两舌、恶口开始的！"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人就象被雷电击中一样，浑身发抖，冷汗直冒。听完讲座之后，我一夜都难以入眠。

整夜回想，大学毕业前我就已皈依佛门，但是，随口乱说话已然成了习惯，我也知道由于我在背后给同事、朋友捕风捉影地编故事，导致他们一看到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回想和朋友交恶，最后他们大多都丢给我很相似话："你为什么这么多是非？你不说别人你会死吗？""你不知道真相，就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你知道你对我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吗？""如果不是你乱说话，我和某某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你都50多岁了，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你修的什么佛？"

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这么多年，我都做了什么呀？自以为是的我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坏人"、"小人"吗？！那些舍我而去的朋友、佛友，当初都是最喜欢我、最信任我的人。因为嫉妒、自私、猜疑而编造一些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的话语，我不但伤害了那么多无辜善良的人，更对佛教抹了黑。

那夜临晨四点钟，我仍旧无睡意，一点一点回想我这些年在道场中的所作所为，羞愧到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道场里其他师兄吃斋，我也跟着吃斋，那是因为我内心怕师兄们瞧不起我；后来我坚持吃长素，不是因为我内心慈悲，而是要显示我比不能吃长素的师兄们"真会"。我常去诵经、念佛，不是为改变自己的习气，修集清净资粮，更多的是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显示我也在"修行"。我也很大方地布施、供养、在道场做义工，但内心只希望借此拉近和师父们的关系，受到师父们的表扬，哪有脸谈什么"无相布施"。更糟糕的是，当有些女众师兄帮道场做事做得很有成绩，受到师父和师兄们的赞叹时，我很难受，心里想："师父们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贡献？我哪里比她们差了？"嫉妒心作祟，于是在背后编造了很多谣言诽谤师

父们和那些女众师兄“关系不正常”，最后吓到发心作义工的师兄们不敢来道场，有位年轻的师父甚至一气之下还了俗……道场的当家师父查明真相后非常生气的呵斥我说：“修意，你都50多岁了，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你修的什么佛？”当时，当家师还有后半句话：“我们道场不欢迎你这样搬弄是非的人！”

说真的，那时我根本不以为然，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觉得那位还俗的师父“没定力”，这么大点事还俗，算什么“好汉”！而那些女众师兄就是“有问题”。当家师父斥责我时，我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想，你们不欢迎我，自然有欢迎我的地方。台中道场多的是，谁稀罕来你这里！

自从那夜之后，现在每次回想起来这些，我都无地自容，我真是罪大恶极啊！

这么多年，我一直拿学佛做招牌，欺骗他人，更欺骗自己。口口声声学佛三十多年，但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的言行，我还愚痴的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也让别人认为我是个“好人”“佛弟子”“素食者”。而其实，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一切恶事，虚妄为本。妄语之人先自诳身，然后诳人。”

《涅槃经》这句话是延续法师在讲“世间人民，不念修善。转相教令，共为众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谗贼斗乱，憎嫉善人。败坏贤明，于傍快喜”时引用的。这些经文详细描述了一个人变质、变坏的心理和社会过程。而这个过程，和我的心理历程惊人的一致：

由于烦恼习气厚重，嫉妒心强，当我当看到他人比自己优秀，得到师父们的信任时，即刻就有了造谣伤害这些人的念头。刚开始编造谣言时，内心确实是有挣扎，但嫉妒、瞋恨的情绪很快压倒理智和因果观念，于是凭空想象、编造谣言。谣言编好后，首先，自己要相信谣言是“真的”，先“欺心”——欺骗自己的内心，相当于“昧良心”（因为把虚的说成实的、把没有的说成有的、把假的说成真的，这就是昧良心）；然后，开始传播谣言，由于道场里有和我一样嫉妒心重的人，于是，气味相投者很快聚在一起，“转相教令，共为众恶”形成一个造谣的团伙。我们口称是“佛弟子”，口上说“相信因果”，但是由于巨大的嫉妒瞋恨烦恼覆盖，因果观念完全被屏蔽，一心埋头造恶，结果使得真正发心护持道场的人不敢来，而看到自己的谣言得逞，看到被谣言伤害的人消失，我们则在一旁幸灾乐祸，无比欢喜。

好人就是这样变坏的，人性就是这样堕落的！现在想想，在道场造谣生事者不就是给魔王作跑腿吗？把一个清净道场弄到乱、弄到乌烟瘴气，在师兄之间、师父和信众之间挑拨离间，本身与魔鬼有什么差别呢？《地藏经》里说的那些无间地狱的恐怖相状，不也是针对我而说吗？

那晚之后，我把法师以前讲过的内容从《无量寿经》下卷开始听起，越听越害怕，有几次我都是跪着在听，边听边磕头，泪流满面，惭悔自己的愚痴和无知，惭悔自己过往的各种深重口业。记得哪位师父好像说过：“修行不修心，等于一场空”，修行不是作样子给别人看到，所有的言语和行为，所有的起心动念，修的都是我们自己心。修行是给自己看的！

> 一切恶事是怎样开始的？一个好人是怎样变坏的？——是由欺骗、两舌、恶口开始的！

六祖慧能大师曾说：“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我现在对这句话有切肤之痛的认知。确实如此，若我们的心是恶的，不管念多少佛，无非都是做戏！我在此把心里话写出来，向十方诸佛、向台中道场的师父和师父们至诚发露忏悔，我的罪业太重，我不希望他们原谅我，只希望有和我一样过失的师父们，早日忏悔，早日回头，赶紧念佛，求佛救命，人命呼吸间，不然，真的晚了，晚了！南无阿弥陀佛。

（作者为台湾台中净业学人）

此身不靠弥陀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闻《佛说无量寿经》的感悟

文 | 净念

去年初，我到新加坡时，正逢居士林延续法师在讲授原译本《佛说无量寿经》，当时已讲到57讲（共80讲）。我通过网络从第一讲开始收听，废寝忘食连续听了两遍，如饮甘露，如醍醐灌顶，所受教益，难以言表。当即有愿，一定尽快将师父的讲经带回国内，让同修们共享法益，同沾法喜。

回到家乡长沙，我迫不及待地将师父的讲经通过腾讯微云网络传达给每位同修。我们是个十几人的共修团体，有专家教授、行政人员，也有下岗工人、家庭主妇。2008年去东林祖庭参加精进佛七之缘，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从此同愿同行，在自己的佛堂共修了十来年。我们每年组织去东林寺参加各种实修活动，每天坚持定课，一万至三万声佛号，雷打不动。我这次从新加坡仅带回一本曹魏康僧铠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大家如获至宝，马上轮流抄写这本经，专注听延续法师讲这部经，和我一样感同身受，充满法喜。

去年底，同修们听完这部经后，我们组织了一次学习交流会，大家畅所欲言，讨论进行了三天。现将师兄们在交流会上的发言摘录给大家分享。

金师兄发言：我今年86岁，修净土法门多年，过去知见有偏差，总认为念佛法门应以“念佛功夫”为首要，念得“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每天5万声佛号，一心想得清净心，念了几年仍是妄念纷飞，烦恼未减，习气依旧。直到去年，听法师讲原译本《佛说无量寿经》，才遇明师指点，我如饥似渴地反复听，收获甚大。法师说：“末法众生，断惑力太弱，烦恼厚重，顽习难除，无法靠自力修得解脱。唯有仰仗阿弥陀佛大慈悲愿力的救度，才能脱离苦海，了脱生死。”法师依经文一字一句地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和西方净土的无限庄严讲得清清楚楚，让我明白：信愿持名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前提条件，只有“功夫”没有真信切愿，是不能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从此，我全身心靠倒阿弥陀佛，乘上大慈父的大愿船，心得大安稳。我仍每天5万声佛号，念念

想回家。当我和阿弥陀佛感通时，热泪盈眶，法喜充满！

王师兄说：我研究植物学几十年，一直好乐于这个纷繁绚丽、多姿多彩的植物世界，认为西方极乐世界虽是宝物合成，但一定没有生气和活力。我也一直沉迷在儿女有出息、丈夫有名望、自己功高名就的幸福生活中。到佛堂念佛也只是调剂一下生活情趣而已，既无出离心，也无欣求心。去年师兄们都在听法师讲《无量寿经》，我也试着听一下，马上被磁铁般地吸引，法师讲经的过程似乎把我带到西方极乐世界走了一趟。法师深厚的佛学功底，将世尊描述的那个不可思议、神奇美妙的西方净土讲得淋漓尽致。法师还说："西方净土完全是佛的境界，非凡夫所能思维，阿弥陀佛的无量功德全凝聚在这句名号中，只要我们信愿持名，就是在佛的果地上修，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往生到那里就三不退，一生成就。"法师的讲解让我对那个美妙绝伦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期待。听完下卷后，我更是羞愧。过去我沉迷在世俗欲乐中，一切的造作都是如佛所说"共诤不急之事，与此剧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凶吉祸福，竞各作之，惑道者众，悟之者少"。不知"爱欲荣华，不可常保，皆当离别，无可乐者。"家人也会随各人业力"独来独去，无可替代，永当别离。"我反复思考佛的教诲、法师的讲解，终有所悟，我不能再留恋这个"无常败坏"的娑婆世界，一心求生到那个永恒"无变无衰"的极乐妙土。如今，我每天欢喜地念着这句佛号，期生净土。

李师兄定居在澳洲，专程赶回参加交流会。她说我近两年一直在坚持听延续法师讲经说法，当听《无量寿经》的发起序第14讲时，我非常感恩阿难尊者，是他在赞叹世尊现祥像后，接着用五个排比句问出了这部惊天地、泣鬼神的《佛说无量寿经》。法师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念佛法门的"五个奇特之处"：带业横超，出离三界；不断烦恼，得涅槃分；得平等法，一生补处；下手容易，得益甚多；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句阿弥陀佛名号，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念佛法门最契末法众生根性，所以我把这句名号当作命根子，决心一句阿弥陀佛念到死，和师兄们同愿同行，共赴莲池海会。

刘师兄激动地说：我真幸运，能听到法师讲这部经。法师紧贴我们的生活，讲述佛所说的"五恶、五痛、五烧"时，我毛骨悚然，对照自己，佛所说的凡夫罪恶我几乎都有，过去做生意时贪欲重；开饭店时杀业重；与人相处瞋恨心重；对人对事疑心重；对善法愚痴重。我五毒俱全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以前的恶业导致苦果现前，家庭不和，中年丧子，疾病缠身。如果不赶快忏悔，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来生肯定堕地狱，永无出期，多么可怕！法师开示说："修行要在生活中止恶修善，观自己的每个举心动念，要在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上下真功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今天我要向大家发露忏悔一件在心中隐藏了十几年不被人知的重大罪过（编者注：师兄痛哭流涕讲述的事件省略。事后，同修们一致赞叹这位师兄对治恶习的勇气和断腕疗伤的决心）。今天我把这件丑事讲出来，放下了压在我心头的巨石，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我衷心感恩佛陀的救治！感恩法师的教诲，让我获得了新生！

> 修行要在生活中止恶修善，观自己的每个举心动念，要在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上下真功夫。

总之，同修们听完《佛说无量寿经》之后，感悟甚多，受教颇丰，不能详尽。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闻经听法，学习佛经祖语，并多思维，在明了佛经义理的基础上，坚定信愿，一身靠倒这句名号。此身不靠弥陀度，更待何生度此生！

（作者为中国长沙净业学人）

那些年我们一起在居士林的时光

文 | 刘如冰

1999年底我初到新加坡，便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学业生活，每天穿梭在实验室和住所之间。两点一线的日子里，偶然听一位朋友说起新加坡有一个很有名的慈善团体“居士林”，这个名字一下子便印在心里。后来学业结束参加工作后，有一天下班时，脑海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去居士林看看呢？”

寻着地图一路来到居士林，当时夜幕已沉，我走进大殿，不少居士正在做晚课，顺手拿起一本经书，便跟着大家一起念诵起来。有时不知该翻到哪一页，茫然不知所措时，旁边的人便会耐心指点我找到正确的页数。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居士林，整个气氛庄严古朴，清淡静远，令我不由自主生起满心欢喜。

从那时起，周末我便经常来居士林的念佛堂同大家一起经行念佛。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经行念佛时，好心的义工教我如何穿海青，如何学习用脚步配合佛号，告诉我念佛的种种仪轨，对这些无私奉献的义工们我心中一直充满了感恩。每次念佛结束后我就去图书馆看书，图书馆里安静整洁，书架上陈列着报纸、杂志、光碟和各种佛教书籍，这里佛教著作之丰令人叹而观止。里面的工作人员温和沉静，语声轻柔，让人感觉非常亲切。

慢慢地，到居士林念佛、看书成了我生活中的固定节目。一周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每次来到这里都令我身心放松，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居士林不知不觉中已然成了我的精神家园。每次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时，爸爸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又去居士林了。”有段时间因为经常加班没有过来，爸爸还不忘提醒我：“你最近怎么没去居士林？”

在居士林我不仅接触到佛法，还有机缘学习了中国绘画。2012年李淑芝老师在居士林开办了

中国彩色水墨画的课程，我从此便跟随李老师学了近五年的画。李老师教课时认真严格，很惭愧我这个学生却不够努力，有时偷懒，随便画一幅交上去，李老师就会不客气地批评我敷衍了事，没有好好画。记得有一次正上课时，李木源林长拿着一本画册走进来，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李老师的期望。居士林大殿翻新的时候，我们的教室从二楼换到五楼。有一段时间因为施工的原因，干脆就到李老师家里上课。我们先画画，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吃完再画，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

人世无常，身为娑婆世界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2017年李老师又一次住院，这次住院的时间比平时都长，以至于妈妈每次打电话都会问我："李老师病好出院了吗？"，因为李老师之前也经常去医院，我们都觉得这次会像以往一样，病愈后便会继续教我们画画，谁知有一天却突然传来她去世的消息，我们全班学员一时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每个人都感到很悲痛。自从李老师走后，睹物思人，我便把画笔挂在老师送给我的笔架上，很少再画画了。

经历了这件事，我愈发得觉得人世之苦。我们在轮回中一次次出生，又一次次死亡，生命便在三界轮回，随业流转，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虽然读了不少佛教书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发愿便能往生到那里，跳出轮回，成就无上菩提，但是心中的信愿始终不够坚定，还是掺杂着许多世俗的犹豫和怀疑，这个时候心中便渴望有一位善知识能够指引我，帮助我。之前我陆续听过一些法师的讲经，却一直生不起真正的信心来。就在这个时候，看到居士林通告栏上发布了第三届净土教理班的开课通知，不由心动起来。之前总觉得两年的课程太漫长，唯恐坚持不下来，一直犹豫不决，这次正好绘画班的一个同学要参加这个课程，于是我便和她一起报了名。

就这样，每个周六我便到居士林听延续法师讲课。听了几堂课后，茅塞顿开，一直藏在心中的疑惑一扫而空，整个人充满了深深的法喜，于是便拉着先生一起来听。我的先生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什么因果三世和佛教，没想到旁听了延续法师的课程后，大为惊异，对我说延续法师的课程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站在现实和科学等不同角度来诠释佛法，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实在是获益匪浅。从此以后，每个周末他都和我一起来到居士林听课，两年的净土课程结束后，我的先生从一个科研工作者变成了一位真正的佛弟子。

第三期净土教理班课程结束后，我们又一起报名参加了第四期课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然是第五届净土教理班的老学员了。2015年延续法师开始讲《佛说无量寿经》，每个周五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我们会准时坐在图书馆听法师讲经。这部

感恩法师，每次讲经都准备的非常详细，从大量的文字中抽出最精华的部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出至深的佛理。正因如此，研修班各个程度不同的学员才能如此顺畅地学习。每次听课，沉浸在佛法的世界里，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时光。

> 居士林就好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研修班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们就好像一大帮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学习佛经，读诵佛经，讨论佛法义理，念佛共修，一起唱歌庆祝教理班毕业，一起去公园烧烤，一起观看有佛法意义的电影。

经较长，分上、下两卷，感恩法师，每次讲经都准备的非常详细，从大量的文字中抽出最精华的部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出至深的佛理。正因如此，研修班各个程度不同的学员才能如此顺畅地学习。每次听课，沉浸在佛法的世界里，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时光。

除此之外，居士林经常会有一些高僧大德来此开示。我曾经有缘听过大安法师讲“信、愿、行，净土三资粮”，还听过恒实法师讲的《华严经》，恒实法师的佛教英文歌唱得非常好听。

居士林就好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研修班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们就好像一大帮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学习佛经，读诵佛经，讨论佛法义理，念佛共修，一起唱歌庆祝教理班毕业，一起去公园烧烤，一起观看有佛法意义的电影。我们坚持每天做功课，尝试着把佛法融入生活中。每天反省、改正自身的缺点，随喜赞叹那些做得好的同修。我们一起参加皈依仪式，共同受戒，积极积攒资粮，发愿求生净土。

回想起第一次到居士林听经时，走进讲堂，一位头发花白的义工伯伯大声问我们：“如果阿弥陀佛今晚来接引你们，你们去不去？”我当时对净土法门并不了解，只是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如果他现在再问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当然去。”因为我知道阿弥陀佛的摄生大愿可以守护我们远离各种游移和诱惑，牵引着我们去走完这个荆棘坎坷的人生。只要你有强大的心愿，就一定能够往生净土。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居士林陪伴我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这里见证了我的青春和成长。我还记得第一次从念佛堂出来见到李木源林长的情景，我还记得翻新前大殿的样子，我曾经在那里诵经念佛，我还记得大殿台阶前悠然晒太阳的猫咪，还有院子里那条叫做“格格”的老狗……这里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

感恩历任林长的辛勤付出，感恩法师们的讲经说法，感恩李淑芝老师的无私教导，感恩居士林，它是我的精神家园，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温暖与安宁，让我结识了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同修，让我在这里接触到珍贵的佛法，让我学习到宝贵的净土法门。我衷心祝愿居士林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在这里接触到佛法，找到生命的意义，最终得到真正的解脱和自在。

（作者为本林净土教理班学员）

迈向学佛之路

文 | 朱玲玲

2013年8月19日，妈妈感到身体不适，我带她去中央医院急诊室，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结果看了很多医生却没好转，后来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名医，检查得出的结果却是血癌。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妈妈的身体一向很健康，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多年来母亲为了这个家庭付出了全部，因为没受过什么教育，为了养育子女，一直以来都做着非常辛苦的体力工作。她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子女，自己却不舍得穿，不舍得吃。一想到我将要失去最敬爱、最依赖的妈妈，心中充满了惊慌和恐惧。

没有想到的是妈妈知道自己得了血癌时却没有感到害怕，表现得很平静，她认为死亡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担忧恐惧的。但是看到我们一个个紧张焦虑的样子，知道我们怕失去她，所以决定听从医生的指示进行治疗。西医治疗癌症的办法首先便是化疗，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对一个老人家来说简直是一种可怕的煎熬，四次化疗，每一次疗程必须要七天七夜让药物在血液中流动。

对一个血癌患者来说，前三个月是关键期，因为化疗会将你体内的癌细胞和正常抗体细胞全部杀死，体内所有的血细胞迅速下降，身体变得极度虚弱，这个时候一点病菌便会造成致命的感染。母亲前两次化疗还算顺利，在第三次化疗中，却受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她老人家非常坚强，最后侥幸度过了危险期。

当医生说母亲体内的癌细胞已被控制住时，我们都长松了一口气。没想到好景不长，第四年末时，血癌又再度复发。面对这个宣判结果，母亲面现疲色，对我说道："我累了，如果痊愈不了，我不想再靠药物延续生命，也不想再待在医院里了。"

听完这句话，我感到心如刀割，从小到大，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母亲从没说过一声辛苦，这次疾病对她来说真是承受了太多痛苦。一瞬

不知何时，我发现当思念母亲时已经不再哭泣，也不再感到悲伤疼痛了，因为我知道对母亲最大的报恩就是好好念佛，回向给她老人家。

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因为怕失去母亲，便一直抓住她不想让她离开，却忽视了她心中真正的意愿，对母亲来说，此时只想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私下找到医生询问母亲的情况，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药物和治疗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作子女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临终关怀，妥善处理后事。就这样，我带母亲回家，做了临终关怀，第三天，母亲就安详的往生了。

虽然知道母亲终会离我远去，但真正面对这一天时我却无法接受。我深深的思念着她，惦记着她，到后来那种思念演变成了一种执念，只要看到医生、护士，甚到嗅到药水味都会让我感到不安、恐惧和厌倦。母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甚至母亲生前经常去的地方都令我感到失落，常常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我一遍遍在心中问自已，为什么让我尝到这种离别的痛苦，为什么疾病要夺走我最亲爱的人。

就这样，我整个人沉浸在恶梦之中，越压抑越难过，如果母亲有灵，知道我这样钻牛角尖一定会感到很痛心。为了让自已走出来，我报了许多课程，书法班、禅修班、禅鼓班、书法禅等，想把空余的时间全部充满，不再陷入这种状态之中。一段时间过去，我精神状态依然低落，转不过念头，调理不了自已的情绪，有时在禅修中会突然觉得苦，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渐渐地，我变得不想与人交谈，也不爱外出，常常一个人在家中，长时间地陷入抑郁之中无法自拔。

这种可怕的状态直到参加了居士林举办的净土教理研修班才得到了缓解和转变。刚开始上课时，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础佛学班，没想到上了一段时间的课程之后，我渐渐从抑郁和伤痛中走了出来，整个思维开始变得理性清晰起来。

在上净土教理班之前，我没从来没有想到过生死这个课题，也不清楚这里面的含义，更不知道佛学原来是那么深广。自从听了《佛说无量寿经》的课程，我开始明白了五蕴的构成、五毒烦恼产生的根源、并学会如何看待事物的产生、观照因缘的生集灭等。整个人对生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对人生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

净土研修班的课程设置很契合我们这些初学佛法的众生，由易渐复，由简入深，让我们知道了宇宙的浩瀚无边，认知到自己的渺小，明白了事物与生命的无常。接下来再深入经卷，渐渐切入佛经义理。

我个人非常喜欢听闻师父讲解的《佛说无量寿经》。师父讲述了法藏菩萨如何在因地修学，并详细解释了法藏菩萨因悲悯众生而发的四十八大愿；叙述了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是如何殊胜和美妙，还指出我们烦恼的根源，五恶、五痛、五烧与修行善本破除烦恼的方法，指出修行净土法门最重要的就是真诚信愿，以及念佛的种种功德等。师父常常会慈悲地劝促大家时时刻刻发心向善。

这部经卷里的每一字、每一句的义理是那么深奥，那么美妙，促进了我对净土教理的认识与信心。我慢慢地觉识到了自己的愚痴，也学会如何放下心中的我执、我爱与我取，改变了固执的观念和思想。不知何时，我发现当思念母亲时已经不再哭泣，也不再感到悲伤疼痛了，因为我知道对母亲最大的报恩就是好好念佛，回向给她老人家。

这种心态的转换让我感受到了学习佛法的利益，每次念佛时我都感到被一种平和的气氛包围着，每当工作繁忙而感到疲累时，称念佛号，整个人又会变得精神饱满，不再感到困倦。

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华文程度差，又对佛学

基本常识一窍不通，所以心中有疑问又不敢问，幸得各位辅导员和师兄们一直鼓励、帮助、辅导、提示和解答了我内心许多的疑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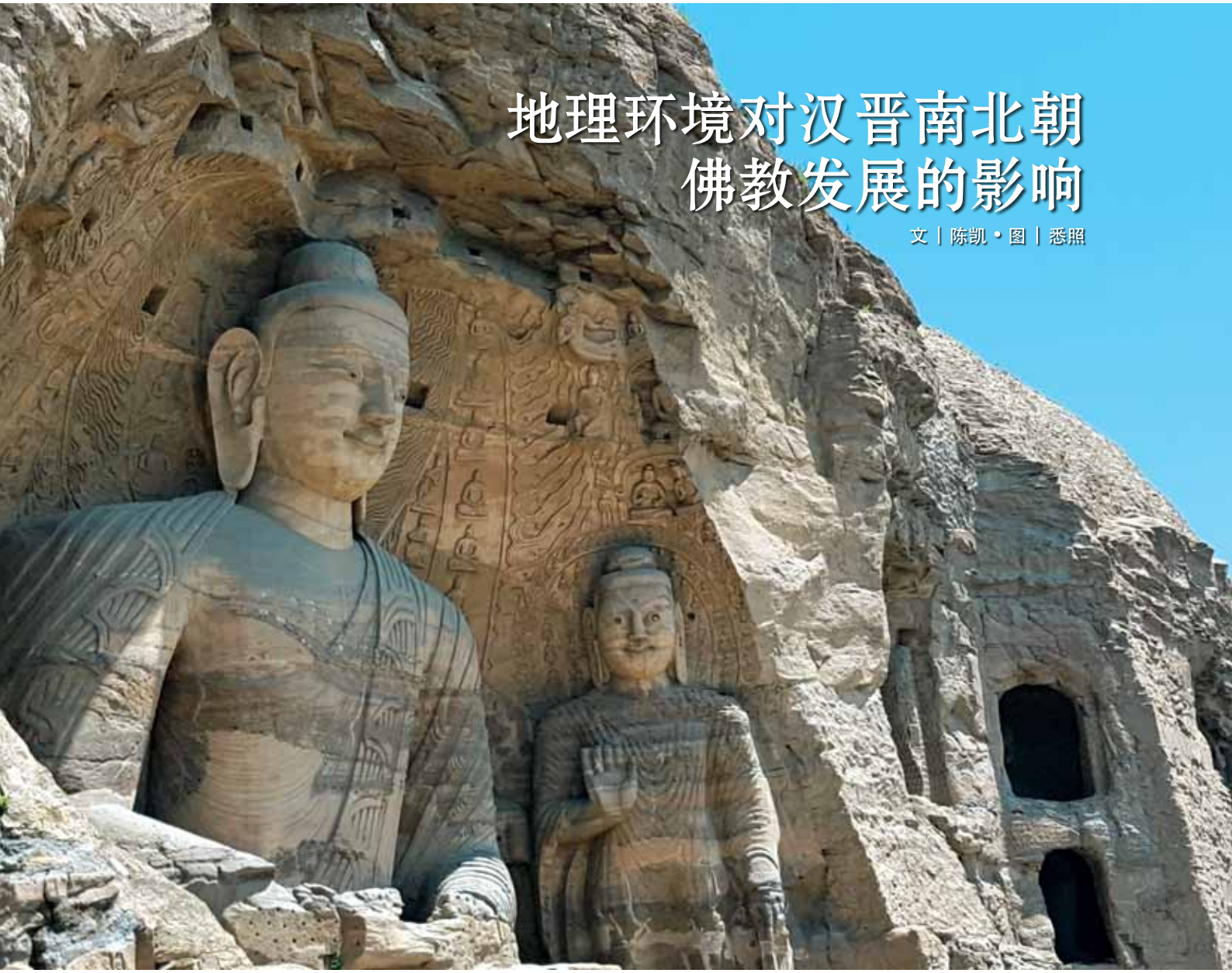
母亲当年在世时，常常跟我说居士林有很多老菩萨，修学非常精进。每次来居士林看到很多年长人士，有些甚至不识字，都能背诵出许多经典，和这些老菩萨比起来，常常感到很惭愧。他们风雨无阻，每天都坚持到居士林上早晚课，周末晚上会来听师父的讲座。还有一些年纪很大的居士，虽然行动不便，还是积极参与居士林举办的佛三共修，老菩萨们精进修学的精神令我非常感动。

有一次参加念佛共修时，我看到前面一位信众一边称诵佛号，一边泪流满面，她一定是感受到了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唤醒了被隐藏许久的初心。而我念佛时感到的却是一种平静和愉悦，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法喜吧。每次念佛共修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一直念下去，走下去。

虽然我的工作非常忙碌，需要经常到国外出差，但师父的讲座已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受到佛法的熏陶与导引，我找到了回归净土之路，希望在这一生不会再迷失，真诚恳切地信愿持名，依靠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力，共赴美妙的佛国极乐。

感激善知识助缘。南无阿弥陀佛。

（作者为本林净土教理班学员）



地理环境对汉晋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影响

文 | 陈凯 • 图 | 悉照

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在经过与本土文化的不断碰撞与融合之后，最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汉传佛教。除去在宗教层面上的内在推动力和不同文化间冲撞、融合之外，我们应当看到，地理环境因素对于中国佛教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佛教鲜明本土特色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自然的、人文的地理环境差异，是中国佛教形成南北两大系统格局的基础。考察地理环境差异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剖析南北方佛教系统差异形成的原因。

这里需要对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第一，所谓“佛教”，包括具体的宗教组织形式、经典教义以及信众的表达形式，而非仅仅是指佛陀的经典、教义。佛教的基本要素，在于“信、解、行、证”，即宗教的信仰形态、对经典和教义的诠释、宗教的修行方式以及对超越实在的体悟。这四个要素，是我们选取历史时期具有南北地域差异的现象进行剖析，考察地理环境差异对于汉

> 佛教的基本要素，在于“信、解、行、证”，即宗教的信仰形态、对经典和教义的诠释、宗教的修行方式以及对超越实在的体悟。

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影响的切入点。第二，所谓“地理环境”，首先是自然（这是很重要的制约因子），但更离不开人文氛围和环境，包括地区文化氛围、人文风俗、文化差异等内容。质言之，就是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有机结合体。

地理环境对汉晋南北朝佛教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对佛教传入途径、传播路线、流布区域的影响；二、对佛教信仰的南北地域差异性形成的影响；三、基于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佛教修证方式的巨大影响。以下就这三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论述。

第一，地理环境对佛教传入途径、传播路线、流布区域的影响。东汉时期的佛教初传，现在一般认为是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当然也有持“海路说”的，但其时间不会早于前者。就当时的交通情况看，有记载且比较确切的海路舶来，当在刘宋时期。最初的佛法，不是从古印度直接传来的，而是由西域诸国的僧侣、商人以及往来使者依靠传抄经典、口授教义才沿着丝绸之路到了中原地区。当时海路的传播路线，只能到达交趾，或者继续北上至山东半岛，这需要较高的航海技术以及对中国海路的熟悉，因时代和条件的局限还不能做到。如果说从西南传入，那么就意味着需要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在古代更加不可能。所以只有在地处西北、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开辟后，佛教才能从北印度间接经由西域诸国，沿着商路传到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北方中原地区。佛教自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北方中原地区后，最初的流布区域，主要是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或者说关河（关中、河陇）地区，这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的重镇及译经中心。由此为基础，佛教逐渐向南方地区传播，主要是以“点”的形式推进，即一个中心向另一个中心的波及和互动。南方最先沐浴佛光的，乃是交通便捷、位于南北交通枢纽的荆襄地区。其地理位置优越，北通关洛，南抵潇湘，东至建康，西到巴蜀。基于这样的便利条件，在其成为南方佛学重镇之后，不断地将影响力波及周边地区。往东至建康，形成江南地区的佛教重心和南方主要的译经中心；往南至潇湘（主要指南岳地区），虽然当时其地位和作用尚不明显，但已有一批僧人在山林中修行，为隋唐时南岳成为禅宗的重镇奠定了基础。荆襄地区和关河地区遥相呼应，通过便利的交通保持着交流往来，相得益彰。但是由于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佛教在不同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差

最初的佛法，不是从古印度直接传来的，而是由西域诸国的僧侣、商人以及往来使者依靠传抄经典、口授教义才沿着丝绸之路到了中原地区。

别性。虽然南方佛教中心的建立，乃是得益于北方关河地区所传佛法的哺育，但是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荆襄地区在吸收北方滋养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地区的人文因素，最终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的、与北方并行的佛教系统。

第二，地理环境对佛教信仰南北地域差异性形成的影响。佛教信仰，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是指通过造像、修行、供养、抄经等宗教实践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精神层面，是通过祈祷、发愿、诵经等宗教仪式来体验超越的存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在地域上的差异性，简单来说，就是北方偏重物质层面，现实主义和实用功利色彩强烈，群众基础深厚；南方重视精神层面，提倡自我信仰体验，理想主义和精英氛围浓厚，知识阶层主导。北方地区由于长期战乱，民不聊生，政权的更迭，胜败的无常，使得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都能深味无常的道理，这表现在佛教信仰上，主要就是通过造像、供养等很实在的方式祈求脱离苦海和未来世的幸福平安。当时北方地区凿窟、造像的风气特别盛行，不仅得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广大人民也乐意为之，普及性和深入性很强。除却这些历史背景和人文因素之外，北方气候干燥少雨，地形多深谷山脉，土质疏松，岩石高峻，开凿石窟较为便利，有利于其保存完好，这也是能存留至今的主要原因。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及其数量巨大的造像、壁画等实物来看，北方的造像信仰具有比较强的求功德意味，每每在造像或者壁画的最后，有一段供养功德的文字，如祈祷获得来世幸福，或为已逝者超度之类。北方人民朴实和务实的风俗文化，使其在佛教信仰上也表现得比较实在纯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物质层面信仰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感情。

相比较而言，南方，特别是长江中游的荆襄地区与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佛教信仰上表现得比较超脱。从考古文物留存来看，南方的石窟和造像、壁画等是比较少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南北方人在文风俗上的差异外，也是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使然。南方多低山丘陵，植被茂密，缺少北方那种高大深邃的峡谷和山脉，不便开凿石窟，而且潮湿多雨的环境，对于壁画和造像的保存也不如北方有利。南方的政治格局相对稳定，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加之中原衣冠士族南渡，在知识

阶层的倡导下，南方佛教具有鲜明的文化气息和思辨特色。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东晋慧远大师为首的庐山僧团，探究佛法义理，体悟修行实践，保持信仰的自由和神圣，一批士族文人组成“莲社”，通过持戒念佛、深究法义、禅观静虑等修学方式，以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相对而言，南方佛教信仰更注重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和思想上的深刻与丰富，这也和当时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方在政治、文化、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上的差异，使得人们在信仰方式上也存在着鲜明的地域差异。

第三，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佛教修证方式的巨大影响。修行禅法需要安静的环境，北方僧人的禅定修习，多是在石窟寺中，这是古印度传来的遗风，是修行的正道，所以北方石窟开凿的兴盛，也为僧人的禅修提供了便利，两者相得益彰。南方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原因，缺乏石窟禅修的条件，故而偏重于观想冥思和义理探讨。在山林之中，冥思默想，务求义理贯通；在佛像和佛典前修行忏法，成为南方佛教的主要修行方式，隋唐时期的天台宗，正是以观法和行忏名世的。北方佛教具有全民普及的意味，而且老百姓多在乡间结“社邑”，共同参与造像、凿窟等宗教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平民的佛教，所以在传播区域和普及程度上较南方更为广阔深厚，以关中平原为中心向四面辐射，呈平面状分布。南方佛教，多由文人名士发起，民众参与程度不如北方高，而且南方自古以来就有的神鬼崇拜、巫觋信仰等本土宗教形态及其宗教实践，既限制了普通民众对于佛教的认知和普及程度，又不可避免地对本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影响，使其带有一种神秘缥缈的风格。由于这样一些文化地理因素的聚合，使得南方佛教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南渡衣冠文化的重镇和名山大川的所在地为中心，呈点状零散分布。

本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综述，分析了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与地理环境因素影响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对南北方佛教鲜明的区域形成性及其特征的内在原因。这种南北佛教文化差异性一直维持到隋唐时期，为佛教八大宗派的璀璨林立以及隋唐佛教的繁盛，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地理基础。

（作者任职于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从考古文物留存来看，南方的石窟和造像、壁画等是比较少见的。究其原因，除了南北方人文风俗上的差异外，这也是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因素使然。

略说佛教绘画

文 | 何华

唐代高僧义净法师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一书告诉我们，当佛在世时，寺院里已经有了佛教绘画。那时的佛画尽管没有保留下来，但可以肯定：佛教绘画是早于佛教雕刻的。

通常的说法，中国佛画始于三国时期的曹不兴，之前，没有留下名字的佛像画工一定也有，在此不计；曹不兴跟天竺和尚学画，深受外国画影响。曹不兴的徒弟卫协作有《七佛图》，名噪一时。而卫协的弟子顾恺之的画技之高更是前无古人，达到了佛画的第一个高峰。他是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点睛”大师，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在建康（现南京）瓦官寺画了一幅没有眼睛的维摩诘像，并要寺里的和尚对外宣布：顾恺之要来点睛，来看的人都要施钱。点睛那天，瓦官寺里人山人海，都是来围观这位大师是怎么点睛的。不一会儿就为寺庙筹集了百万钱。这样的“义演”模式，至今也没有人超越。

南北朝时南方的陆探微、张僧繇也是画佛像的高手。陆探微所创“一笔画”，张僧繇所创没骨染晕法，皆名垂画史。另一个“点睛”故事就发生在张僧繇身上。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壁上画了四条龙，不点眼睛，说点了就会飞走。“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见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后来，它引申为画龙点睛的成语。吴冠中有的仕女画是不画眼睛的，照样炯炯有神，我觉得他这一点很厉害，敢于逆向思维并付诸实践。

唐代吴道子的出现，撑起了佛画的第二个高峰。他是一位集大成的画家，可说是古代画佛第一人。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称：“佛像人物画，吴道玄（道子）之描法所谓吴带当风者，一变古来高古游丝之细笔，其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我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看过一块根据左佩玹藏稿刻的《吴道子观音像》石碑，着实领略了“吴带当风”的魅力。

说到观音，我们就会想到中唐的周昉，他把仕女画的某些元素融入佛画之中，所创“水月观音”最是有名，衣裳简雅，色泽温丽，法相端严，人称“水月体”。我几年前去北京法海寺看保存良好的明代壁画，其中“水月观音”最为精美，显然受到周昉“水月体”的影响。除了大名鼎鼎的敦煌壁画，山西省境内还保存一些唐、宋（辽）、元、明各

佛像人物画，吴道玄（道子）之描法所谓吴带当风者，一变古来高古游丝之细笔，其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

代的木构寺院及壁画，这些民间壁画与院体画、文人画互补，构成另一支艺术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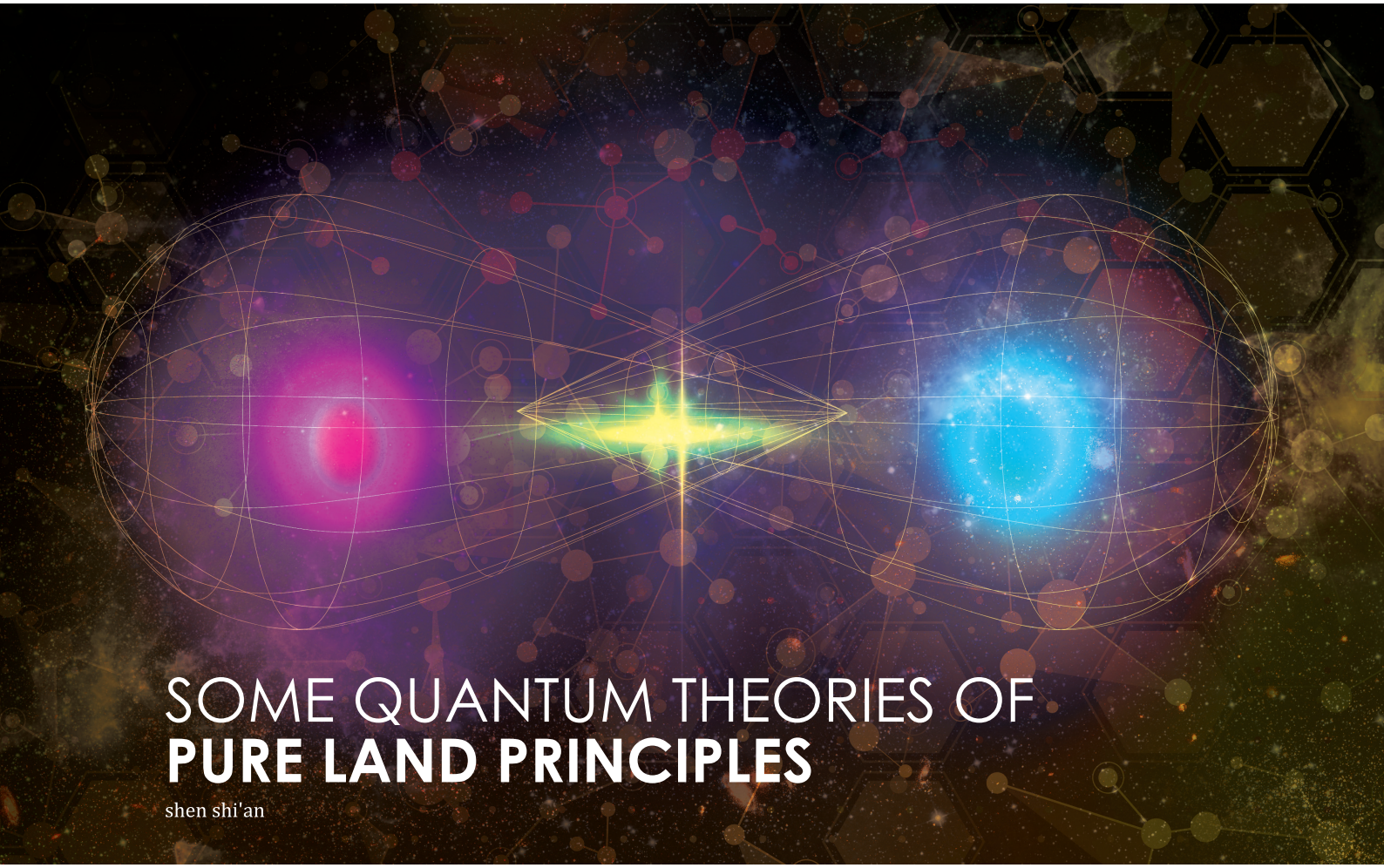
至于罗汉，则躲不过五代高僧贯休，他所绘罗汉，眉庞大目，颐丰鼻隆，状貌古野，曲尽其妙。存世《十六罗汉图》（后来的十八罗汉是从十六罗汉发展而来），为其代表作。

宋代以前，绘画佛教题材作品，都能把持住佛像的庄重仪范，或慈悲或威严，令人感动。这些画像可供信众礼拜之用。宋代以后，文人画兴起，佛画大致上开始分为两类。其一继承佛画传统规范，如李公麟、丁云鹏、仇英、丁观鹏等；另一类则不拘绳墨，开拓创新，并以奇谲、趣味、古朴为高，如梁楷、释法常（牧溪）、陈老莲、金农等。佛教至两宋，禅风盛行，文人参禅成了时尚，文人一派的佛教绘画也就应运而生，作品不是为了供人顶礼朝拜，而是增加了赏玩之功用，也即宗教性质减弱，艺术性质增加。

按照佛法的要求，后一类的佛画不够庄严，是不应取法的，但在艺术上，后一类画家的成就绝不可低估。你只要看看梁楷的《释迦出山图》、《六祖截竹图》、牧溪的《白衣观音》、《罗汉图》等，就知道他们的“表现力”是多么的强劲，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艺术个性，每一幅画都令人过目不忘。梁楷和牧溪在日本受到至高无上的推崇，他们的不少作品也都流传到了日本。梁楷把水墨和白描融合在一起，创出减笔草草的风格。他的人物画包含佛、道、仙，各尽其妙。

近代张大千居士在抗战期间，率家眷、弟子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成为近世佛画的圣手。敦煌之行也成为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画佛的目的大约有几种：第一是备佛弟子供养礼拜的偶像；第二是供文人欣赏的艺术品；除此之外的第三种就是寺院壁画，起庄严佛殿之效。大乘佛教经典常赞叹绘制佛像的功德，有了这一鼓励，佛画艺术必定会代代流传并得以发扬光大。



SOME QUANTUM THEORIES OF **PURE LAND PRINCIPLES**

shen shi'an

极圆极顿，难议难思，唯有大智，方能谛信。

— 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

Extremely complete and extremely sudden [for enlightenment], difficult to discuss and difficult to conceive, only with great wisdom, [is one] then able to truly have Faith [in these aspects of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 Pure Land Tradition's 9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Ǒuyì

With Quantum Mechanics (量子力学) accepted by scientists worldwide, the following theorises upon its principles' correlations to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accordingly, with technical terms' links to basic explanatory videos.

In Quantum Physics (量子物理学), which is mechanics of the (sub-)atomic, there is the intriguing phenomenon of Superposition (态叠加: https://bit.ly/2SEsCCc), of how, for example, electrons (电子) behave in a doubly fuzzy state,

as both particles (of forms: 粒子) and waves (of energy: 波) at the same time.

This Wave-Particle Duality (波粒二象性: https://bit.ly/1XqXC3z) seems mutually-contradicting, until observed (i.e. measured) in certain ways, which then interferes and collapses them into specific states accordingly. It is as if the universe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exists as clouds of possibilities, or fluctuations of potentials, until our minds come into the picture, to look at it.

Observation itself is thus inevitably also participation. As taught by Forest [Of] Awakening Bodhisattva (觉林菩萨) in the Flower Adornment [Avataṃsaka] Sūtra 《华严经》, 'If a person desires to understand fully, the three periods' [i.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eachings of] every Buddha, one should contemplate the Dharma realm's [i.e. universe] nature, [to realise that] everything is only by the mind created.'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Some might think that consciousness is not needed for the universe to exist as it does, although this cannot be proved — with or without observers. Even detectors will need observers' evaluations. This Observer Effect (观察者效应), as if of 'mind over matter', is echoed by the thought experiment of Schrödinger's Cat (薛定谔猫: https://bit.ly/1wtdV28), which says there is the probabilistic instead of the deterministic at the quantum (i.e. fundamental) level of phenomenon, which everything else is based upon.

Related is the 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 (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 https://bit.ly/12qE9H1), which says that the more you try to measure the exact position (位置) of a particle, the harder it is to measure its exact momentum (动量), and vice versa. This is likened to the challenge of seeing form (as something solid) and emptiness (as constant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they are truly one and the same (色即是空), as perceived by the fully enlightened.

The basis of our 'reality' is constant change in time (i.e. impermanence: 无常) and unsubstantiality in space (i.e. non-self: 无我), as the state of being in indeterminate states, only 'crystallising', taking form with our karmic and chosen perception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As unenlightened beings, we perceive misleading stability at the macroscopic level, thus becoming attached to form, or fluxing chaos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thus becoming attached to emptiness — both reflecting our deluded, confused and convoluted mind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have aversion to form and/or emptiness.)

The Buddhas see instead, all as they really are, with the light of their eternal (i.e. constant) peace (常寂光), with perfect calmness (寂) and clarity (光). This is so as, 'When the mind is pure, the land is thus pure' "心净则国土净". Out of compassion, they can also perceive as we do, to understand our plight, so as to aid us towards Buddhahood. They also enable us to closer see as they do in their Pure Lands, with their most skilful and pur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empowered by their blessings.

Related next is the phenomenon of Quantum Entanglement (量子纠缠/缠结: https://bit.ly/1v4Ya1l). When two particles, such as electrons, are made to emit from the same atom, they will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entangled in correlated responses, even at vast distances apart, within time gaps so 'short' that any possible 'communication' must

be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which is deemed 'impossible' according to Classical Physics (经典物理学). Such entanglement is seen by how when one particle is observed spinning clockwise, the other can be instantaneously observed to spin anti-clockwise.

In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9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Ǒuyì's (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 'Essential Explanation Of The Sūtra In Which The Buddha Speaks Of Amitābha Buddha)'《佛说阿弥陀经要解》, he taught, that 'About [this one] kṣaṇa [i.e. an instant], that is named as "now", with one thought corresponding, with mindfulness of Buddha, is with one thought being born [in his Pure Land], with thought to thought corresponding, is with thought to thought being born.' "约刹那名今，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

As with a single (一念) moment (刹那) of right mindfulness of Buddha now (今), it corresponds (相应) with being born in Pure Land in that moment (一念生), this is a form of immediate spiritual and physical entanglement. In this sense, the process of being born in Pure Land can begin now, from moment to moment, from thought to thought, until it is (eventually) reached, now (or later).

妙因妙果，不离一心，

Next, he taught that, 'The wonderful cause and its wonderful effect, are not apart from this one [wholehearted] mind, like a balancing scale's two ends, when going down at one end, and up at the other end, they are at the same time.' "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如称两头，低昂时等。"

This most wondrous set of cause and effect (妙因妙果) is not apart from the wholehearted mind (不离一心), as they are from the same source of Buddha-nature (佛性), thus entangled purely — with mindfulness of Buddha (with unrealised Buddha-nature) as the cause, and with birth in the Buddha Land (from realised Buddha-nature) as the effect. The duo's action and reaction are simultaneous, thus instant, like how a scale's two ends (如称两头), go up and down together (低昂时等). Distance is thus no obstacle at all, even if Pure Land is 'a hundred thousand koṭis of Buddha Lands' (十万亿佛土) away. (With 1 koṭi being 10 million, it is 1 trillion world systems away.)

Such speed of mindful thought is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as immaterial thought is perhaps the most subtle yet powerful energy. With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when there is revulsed renunciation of the Sahā World (厌离娑婆), that turns away from here, there is also rejoice in seeking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欣求极乐), that turns towards there, (instead of elsewhere). With firm momentary practice to leave the Sahā World as the cause, there is momentary birth in Pure Land as the effect. Thus is there correlated and aligned direction, of 'spin' (by turning) and response (by birthing). This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entanglement.

[Note: Entanglement here is about correspondence (相应), with one event begetting a correlated, and thus different effect. It is not one event begetting the

same event, which is to get a copied effect (相应非相同). For example, clapping is to have both hands corresponding, with one hand going left and the other right, at the same time, correlating as one. It is not one hand copying the other, leading to both hands going left or right.]

The quantum entanglement of 'vow now for birth now' (今愿今生) in Pure Land is attested by the vision of Wáng Shì (王氏) of the Yuè state (越国) in the Sòng Dynasty (宋朝), as recorded in the 'Record Of Pure Land Sages'《净土圣贤录》— 'Of the world's people who cultivate to be born in this Western Pure Land, once they give rise to this aspiration with a thought, in this pond then grows a flower. With diligence and laziness not the same, the flourishing and emaciating are also different. Those who are diligent will have their flowers flourishing, and those who are lazy and neglectful will have their flowers emaciating. If diligently cultivating, passing a long time without ceasing, when mindfulness is proficient and contemplation is accomplished, as their forms disperse and their consciousnesses depart, they will definitely be born within them.' "世间修西方者，才发一念，此中便生一华。勤惰不同，荣悴亦异。精进者荣，怠废者悴。若历久不息，念熟观成，形消神谢，决生其中。"

如称两头，低昂时等。

Back to Superposition, Amitābha Buddha (阿弥陀佛: Āmítuófó) as the Dharmadhātu Treasury Body (法界藏身) or Dharmakāya (法身) exists in the state of the 'most super Superposition', with no definite form, being everywhere at the same time, pervading all space with his immeasurable light (无量光), and all time with his immeasurable life (无量寿), even within this Sahā World. Thus is he able to connect to us immediately, and appear with a most appropriate Manifestation Body (应化身: Nirmāṇakāya) once we are sincerely mindful of him, to be received and guided to reach his Pure Land. There, we will, with his blessings, directly perceive the full magnificence of his (actual) Reward Body (报身: Saṃbhogakāya) in his Reward Land (报土).

何俟娑婆报尽，方育珍池？只今信愿持名，莲萼光荣，金台影现，便非娑婆界内人矣。

— 净土宗九祖藕益大师

Why wait for our Sahā World's [karmic] retribution to exhaust, to then be born [in Pure Land's] treasure ponds? Now, only needing Faith and Vow to uphold the name of Āmítuófó, our lotus calyxes' [or buds'] glorious light, on their golden platforms' images will appear, and we will then no longer be persons within the Sahā World.

—Pure Land Tradition's 9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Ǒuyì

净土宗七祖 省常大师传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 Patriarch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Xingchang**

省常大师生于五代时，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俗姓颜，浙江钱塘人。大师天资聪慧，七岁时由父母送往寺院中剃度出家，时为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其后经历了十年的沙弥生活，十七岁时，发心求受大戒。

Great Master Xingchang was born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era's later Zhou Dynasty's Xiande sixth year (959 C.E.), in a Yan family at Zhejiang Qiantang (present day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City). Great Master was intelligent and possessed innate talents. At the age of seven,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s Gande third year (965 C.E.), he was sent to a monastery by his parents to renounce the household life. After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living as a sramaṇera (novice monk), at the age of 17, he gave rose to the aspiration, to request receiving of the full monastic precepts.

大师受戒后精进修持，戒行严谨。用心研学大乘论著，并深入天台止观法门，在佛学教理上颇有心得。其时，大师对净土法门深感应机，非常仰慕慧远大师于庐山集众结社念佛的风范。于是，在宋淳化年间（公元991－994年）在杭州昭庆寺开始专修净业，并且集合有识有德之士，结社念佛。

After receiving the full precepts, Great Master was diligent in practice and strict in upholding the precepts. He was wholehearted in studying Mahayana treatises, also deeply practising the Samatha and Vipasyana (Cessation

人物简介 Brief Biodata

出家法名: **释省常 (大师)**
地位: **净土宗第七代祖师**
俗名: **颜 (姓) 造微 (字)**
出生地: **钱塘 (今浙江杭州)**
出生年: **959**
往生年: **1020**
作品: **不详**

Monastic Dharma Name: **Shi Xingchang (Great Master)**
Status: **Seven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School)**
Secular Name: **Yan (surname), Zhaowei (style name)**
Place Of Birth: **Qiantang (Present day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City)**
Year Of Birth: **959 C.E.**
Year Of Rebirth: **1020 C.E.**
Known Works: **Unclear**

and Contemplation) Dharma Door of Tiantai tradition, with much insight on Buddhist doctrines. At that time, Great Master felt deeply connected to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He greatly admired Great Master Huiyuan's (The First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model example of gathering the masses and form a society at Mount Lu for practising mindfulness of Buddha. Thu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s Chunhua years (991–994 C.E.), at Hangzhou's Zhaoqing Monastery, he started his focused cultivation of the Pure Land path, while gathering knowledgeable and virtuous ones to form a society to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大师结社以当朝宰相王文正公（王旦）为居士之首。朝中众多士大夫皆来与会，竞相作诗写颂，齐赞集会因缘殊胜。比丘众和居士等共有万人之众，若有往生，则即刻递补。因以《华严经 • 净行品》* 为结社念佛的行持依归，是以社名称为“净行社”，会众全都自称“净行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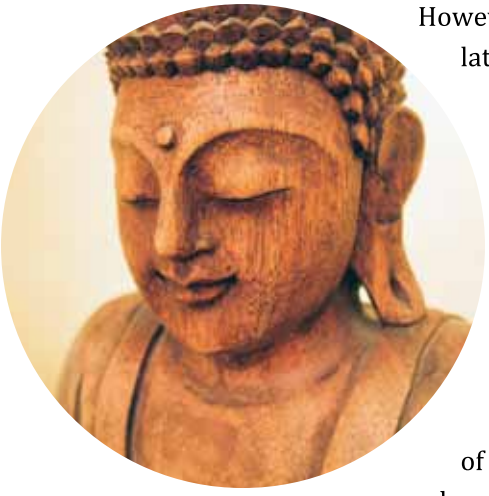
Great Master formed the society with the current dynasty's Chancellor (Prime Minister) Wang Wenzheng as the leader of the laypeople. Many scholar-officials from the court came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s, to eagerly compose poems and write odes. Together, they praised the most excellent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such gatherings. There were together, assemblies with about ten thousand monastics, laypeople and others. If a member is reborn, a replacement would fill the vacancy immediately. As 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was based upon the Avataṃsaka Sutra's Chapter On Pure Practices* for practice, with mindfulness of Buddha as refuge, the society was named Pure Practices Society, and all its members called themselves Disciples Of Pure Practices.

大师于此期间自刺指血书写《华严经 • 净行品》，每书一字，必躬身三拜三绕，并三称佛名。又以旃檀香木，雕造阿弥陀佛像。像成，大师率大众跪地发愿：“我与大众，始从今日，发菩提心，穷未来际，行菩萨行。愿尽此报身，以生安养。”

During this period, Great Master wrote the Avataṃsaka Sutra's Chapter On Pure Practices with his pricked finger's blood (to express his devotion to its teachings). With

I, with this great assembly, from today onwards, give rise to Bodhicitta, and to the extreme limit of the future, will practise Bodhisattva practices. We vow to, at the end of this retribution body, with these be born in the Land Of Peaceful Nurturing.

every one written character, he would prostrate thrice, circumambulate thrice and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thrice. He also craved a statue of Amitābha Buddha with sandalwood. After completion, Great Master led the great assembly to kneel and vow, 'I, with this great assembly, from today onwards, give rise to Bodhicitta, and to the extreme limit of the future, will practise Bodhisattva practices. We vow to, at the end of this retribution body, with these be born in the Land Of Peaceful Nurturing.'



在佛教史中，有关省常大师生平事迹的记载少之又少，但这并不影响后世净业学人对他的景仰之情，也不会更改他在信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毫无疑问，省常大师是继永明延寿大师之后弘传净土教法最为得力者之一，其于净土教中所作的成绩得到世人的肯定。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there are very few records about Great Master's life and deeds. However, this does not at all affect later generations' Pure Land practitioners' reverence for him, also not changing his sublime status in the mind of devotees. Without a doubt, Great Master Xingchang, succeeding Great Master Yongming Yanshou, was one of the most capable propagators of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whose achievements in Pure Land teaching received the world's affirmation.

大师没有著作留世，其度生之言教也少见史册。虽说如此，但我们从大师的行业中可以看出他的佛学思想，特别是其净土思想，有着非常独到的见地。以《华严经 • 净行品》为结社念佛之理论依据，这是大师综合观察了当时教内外的风气，吸收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优势，而有如此的创举。

Great Master did not leave any written work for the world. Historical records of his verbal teachings for delivering sentient beings are also rarely seen. Having said so, however,

from the Great Master's practices, it can be seen that his thought on Buddhism, especially that on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was with very original insights. With the Avataṃsaka Sutra's Chapter On Pure Practic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actising mindfulness of Buddha, this is how Great Master integrated his observation of contemporary climate 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with that outside, to attract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s three roots, to universally cover them. With both the sharp and dull completely gathered as advantage, thus did he achieve such pioneering results.

宋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020)，大师于寺中端坐念佛，有顷，众人闻其厉声唱言："佛来也！"在场众等皆见地上全变成金色，许久才消隐去，于此时师已泊然而化。世寿六十二，僧腊五十五年，戒腊四十有五。其弟子等奉全身建塔于鸟窠禅师之侧，号"圆净法师"，并且也被后世尊称为**净土宗第七代祖师**。

During Song Dynasty's Tianxi's fourth year, on the first lunar month's 12th day (1020 C.E.), Great Master was sitting upright in the monastery,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Shortly thereafter, everyone heard his stern voice calling loudly, '[Amitābha] Buddha has come!' All present saw the ground completely transform to gold, lasting for a long time before fading off. At this moment, Great Master had already quietly departed. He was then 62 years old, with 55 years of monastic ordination, and 45 years of receiving the full monastic precepts. His disciples and others paid tribute by constructing a pagoda for his whole body, just beside Chan Master Naoke's pagoda. Great Master was then named Dharma Master Yuanjing (which means Complete Purity), and was also conferred by later generations as the **Seven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知识 | FACTS

*《华严经 • 净行品》共141首偈颂，主要包括从菩萨居家乃至到发心出家、剃度受戒，以及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饮食，所遇到的种种境界，以及在种种状态下碰到各种境遇，应当怎样起心动念方与菩萨行、菩萨道相应。

*There is a total of 141 verses in Avataṃsaka Sutra's Chapter On Pure Practices, which mainly concern laypeople who practise the Bodhisattva path, and those who aspire to renounce the household life to receive the full monastic precepts. They also cover daily life's routine from morning to night, eating and drinking, all kinds of encounters met in various situations, and how one should give rise to one's thoughts accordingly, to align with the Bodhisattva path of practice.

Illustration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at Songgwangsa in Suncheon, Korea. Source: Korean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印光大师开示：重病时应当有什么态度？

Great Master Yinguang's Teaching: What Attitude To Have When Severely Sick?

白话 | 白鹤目
英翻 | 西安子

原: 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
简: 人生在世，都不能避免生病与死亡的痛苦。
P: Of humans born in this world, all are not able to avoid the suffering of sickness and death.

原: 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
简: 发生这类苦事时，只能放下一切执着，诚心念"南无阿弥陀佛"。
P: When these and other such situations of suffering are experienced, the only thing to do is to let go of the ten thousand conditions [i.e. all worldly distractions, such as love, wealth and status], to wholeheartedly recite 'Námó Āmítuófó' [i.e. Homage to and refuge for life in Amitābha Buddha].

原: 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接引你往生西方。
简: 如果气不足，就只念"阿弥陀佛"四个字。诚心求佛以慈悲心，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P: If out of breath, thus should you only recite the four words 'Āmítuófó'. Wholeheartedly seek the Buddha's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to receive and guide you to be reborn in his Western Pure 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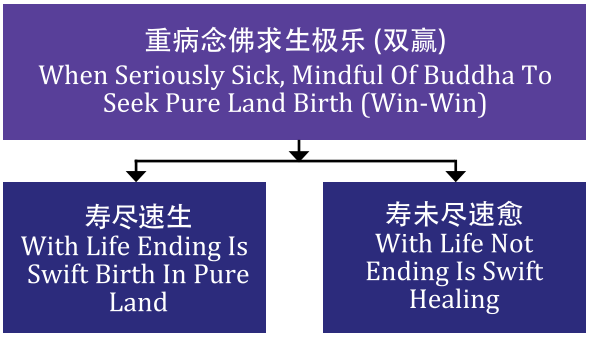
原: 除此一念外，心中不可再起一丝毫别种的想念。
简: 除了念佛外，心中不该再生起一点其他的念头。
P: Other than this one thought, in your mind, you must not again give rise to a bit of other kinds of thoughts [or yearnings].

原: 亦不可望病速好，亦不可另起求神求天保佑的想念。有此种想念，便与阿弥陀佛之心隔开了，因此便不能得佛慈加被之力。
简: 不该希望病势快好，也不该生起求神求天保佑的念头。有这种念头，就会与阿弥陀佛的心隔开，而不能得到佛慈悲的加被力。
P: Also, you must neither hope the sickness will

swiftly heal, nor give rise to other thoughts of seeking godly and heavenly blessings. Having these kinds of thoughts, thus from Āmítuófó's mind will you be separated, and due to this, not be able to attain the Buddha's kind power of protection and blessings.

原: 你要晓得，天地父母，均不能令你出生死轮回。唯有阿弥陀佛，能令你出生死轮回。
简: 你要知道，天地（之间的）父母，都不能帮你出离生死轮回。只有阿弥陀佛，能帮你出离生死轮回。
P: You must know, that (all) fathers and mothers (between the) heavens and earth, are all not able to enable you to depart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Only Āmítuófó is able to enable you to depart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原: 你若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世寿未尽，就会速好。
简: 你如果肯放下一切执着，诚心念佛，如果寿命还没有完，就会很快病好。
P: If you are willing to let go of attachment to everything [worldly], and wholeheartedly recite the name of Buddha [i.e. Āmítuófó], if your worldly lifespan is yet to exhaust, you will be swiftly healed.



原: 若世寿已尽，即往生西方。
简: 如果寿命已经要完，就会即刻往生西方。
P: If your worldly lifespan is already exhausting, you will immediately be reborn in his Western Pure Land.

原: 然不可求病速愈，只可求速往生。求病愈，若寿尽，便不得往生。
简: 然而，不该求病快好，只该求快速往生西方。若求病好，如果寿命已经要完，就不能往生西方。
P: However, you must not seek swift healing from sickness, and should only seek swift rebirth in Pure Land. Seeking healing from sickness, if your lifespan is exhausting, you thus cannot attain rebirth in Pure Land.

原: 求往生，若寿未尽，则速得痊愈。
简: 求往生西方，如果寿命还没完，就会快速得痊愈。
P: Seeking rebirth in Pure Land, if your lifespan is yet to exhaust, you can thus swiftly attain full healing.

原: 往生西方，好处说不尽，较彼生到天上，做天帝天王，尚要高超过无数无量万万万万倍。
简: 往生西方的好处说不完，比生到天上，做天帝天王，还要高超无数无量万万万万倍。
P: Of re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its benefits cannot be spoken exhaustibly. Compared with others born in the heavens above, to become heavenly emperors and heavenly kings, this still highly surpasses by innumerably immeasurable tens of thousand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times.

原: 你切不可痴心妄想怕死。有怕死的心，就不得往生了。

簡: 你千万不可因为愚痴的心念妄想而怕死。有怕死的心，就不能往生西方。

E: You must not deludedly indulge your mind in wishful thinking and fear of death. As with your mind fearful of death, you cannot attain rebirth in Pure Land.

原: 我们在世间，犹如蛆在粪坑里，囚在监牢里，苦得了不得。

簡: 我们在世间，就象蛆在粪坑里，囚犯在监牢里，苦到不得了。

E: We, in this world, are just like maggots in a manure pit, prisoners in jail, with suffering that is terrible.

原: 往生西方，如出粪坑监牢，到清净安乐逍遥自在之家乡，何可怕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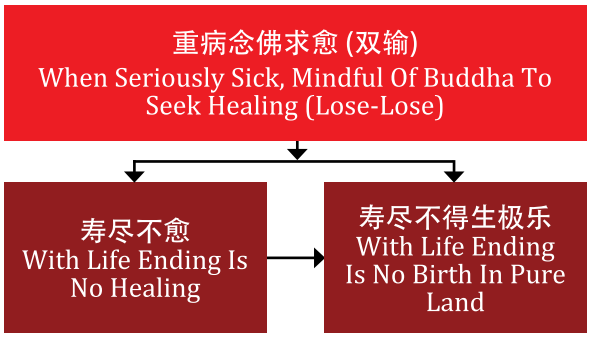
簡: 既然往生西方，就象出离粪坑与监牢，到清净，安乐与逍遥自在的家乡，那何必怕死？

E: As to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is like departure from this manure pit and jail, to reach our homeland with purity, peace, bliss, unfettered freedom and ease, why fear death?

原: 若一有怕死的心，便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永无出苦的时期了。

簡: 如果一有怕死的心，就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永远没有出离痛苦的时日。

E: If you once have your mind fearful of death, thus will you forever, within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receive suffering, forever without the time or day of departure from suffering.



原: 你若能出声念，则小声念。

簡: 你如果能出声念佛，就小声念。

E: If you are able to recite aloud, thus at a low volume recite [for yourself to hear].

原: 不能出声念，则心里默念。耳朵听别人念，心中亦如此念。

簡: 不能出声念佛，就心里默念。耳朵听别人念时，心中也一样念。

E: If not able to recite aloud, thus in your mind recite silently. Your ears hearing others reciting, in your mind too thus recite.

原: 又眼睛望着阿弥陀佛，心中想着阿弥陀佛。

簡: 眼睛也望着阿弥陀佛像，心中想着阿弥陀佛。

E: Also, with your eyes looking at Āmítuófó's image, in your mind, think of Āmítuófó.

原: 有别种念起，当自责曰："我要仗佛力生西方，何可起此种念头，坏我大事？"

簡: 如果有别种念头生起，应当自责："我要仰仗佛力往生西方，怎么可以生起这种念头，破坏我的大事？"

E: If there are other kinds of thoughts arising, you should reprove yourself, saying [or thinking], 'As I want to rely on the Buddha's power to be born in his Western Pure Land, how can I give rise to these kinds of thoughts, to ruin this great matter of mine?'

原: 你若肯依我所说的念，决定会往生西方，了生脱死，超凡入圣。

簡: 你如果肯依止我所说念佛，决定会往生西方，了脱生死，超越凡夫入圣位。

E: If you are willing to rely on what I have said for recitation, you will definitely be re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to be liberated from birth and death, to transcend the ordinary and enter the realm of sages.

原: 永劫常受快乐，了无一丝一毫之苦事见闻，又何有此种之疾病苦恼乎？

永愈偈 Lasting Healing Verse

得一时愈，仍老病死，终须求生，极乐世界。
得生极乐，得无量寿，得不败身，真是永愈。

Attaining healing once,
there is still ageing, sickness and death later,
in the end still needing to seek birth
in the Pur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As attaining birth in Ultimate Bliss,
attains immeasurable life,
and attains indestructible body,
this is truly lasting healing.

(简): 永久常受用快乐，完全不会看到或听到一点痛苦，怎么还会有这种病苦与烦恼呢？
(P): For inexhaustible kalpas [i.e. world cycles] always receiving blissfulness, entirely without the smallest bit of situations with suffering known, again how can there be this kind of suffering from sickness?

(原): 倘心中起烦恼时，要晓得："这是宿世恶业所使，要坏我往生西方之道，要使我永远受生死轮回之苦。我而今晓得他是要害我的，我偏不随他转。"
(简): 如果心中生起烦恼时，要知道："这是前世恶业所造，要破坏我往生西方的道路，要让我永远遭受生死轮回的苦。我既然现在知道他要害我，就偏不让他影响。"
(P): If in your mind arises afflictions, you must know that, 'This is caused by past lives' evil karma, to ruin my path of re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about to cause me to forever receive suffering in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Now that I know they are to harm me, I am determined to not follow them to be reborn.'

(原): 除过念佛外，一事也不念他。那就能与佛心心相应，蒙佛接引，直下往生矣。
(简): 除了念佛以外，其他的什么事都不想。这就能与佛心心相应，得到佛的接引，直接当下往生西方。
(P): Except reciting the name of Buddha [i.e. Āmituófó], of any one other matter, do not be mindful of it. That will enable the Buddha's mind and your mind to correspond, to attain the Buddha's receiving and guiding, to straightaway be reborn in his Pure Land.

(原): 好记我语，自可速得莫大之利益。
(简): 好好记得我说的，就能自己快速得到最大的利益。
(P): Remember my words well, and you can naturally and swiftly attain the greatest of benefits.

(原): (示华权师病中法语)
(简): (示病中华权法师之法语)
(P): (Dharma words of guidance to Dharma Master Huáquán when sick)

问：我修学净土法门，每天也念佛，我觉得如果阿弥陀佛能经常示现让人看到，人们对净土的信心会增强，念佛也一定会更加精进。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答：念佛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阿弥陀佛深知众生难以起信，所以以名号光明加被我等业重众生，令生信解。当我们持念名号时，阿弥陀佛当下显现在面前，因名号即具阿弥陀佛相好光明。我们只要一见阿弥陀佛，即可获得决定往生的信心，横截生死激流，永断众苦根株，最终圆成无上佛果。在《观无量寿佛经》中，韦提希夫人于第六华座观，见到虚空住立的阿弥陀佛，即获如是大利。

《无量寿经》中，释迦世尊慈悲加持，令阿难及与会二万弟子众见到阿弥陀佛及极乐世界庄严景象，亦获如是大利。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愿大力，确实婆心切切，时时示现，令我等见。只是我们念佛，口念弥陀，心系娑婆，泛泛悠悠，对佛号不能长久持念，天天在烦恼杂念堆中过日子，内心浑浊如黄河水，即使阿弥陀佛示现，亦无由见。犹如水清月现，水浊何由见月？

所以，我们应反省自己，是不是善心善行，是不是深信切愿，老实如一地持念佛号？希望自今日始，死尽偷心，断恶修善，老实念佛，每日持念或一万，或二万，或三万佛号。有机缘时或打佛三佛七，或十日百万佛号闭关。平常在生活中持戒自律，忆念佛号，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坚持一念，如是久久，必然感通阿弥陀佛慈心愿力摄受。但能一念感通，便可横超三界，往生安养，直登不退转位，稳成佛果，我们应从这里信入力行。

问：有人预知时至要往生，叫来佛友助念，但几次都没走，是不是这里面有偏差呢？

答：有些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一定要从自身找原因，正信正见非常重要。动不动就向大家宣布，我什么时候要往生了，我要表演给大家看，这种心态都有其他的杂念在里面，是自己出了问题。

念佛往生是真诚地面对自己，解决自己无量劫以来的生死大事，不是向外面去表演。念佛人一定要平实，初祖慧远大师在念佛定中，曾经三次见阿弥陀佛，但从不对外人宣说。大行法师念佛三七日见琉璃地，也未对人说。后来预知时至，只是将往生的日期及生平念佛的感应，写在字条上，夹在《阿弥陀经》中。往生后，弟子门人才了解到他念佛修行的功德，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即便预知时至，也不是说我们有多了不起、有多大的功德，这是由于我们至诚念佛，阿弥陀佛怜悯我等众生，以种种方式诸如在梦中给我们预示，

让我们安心愿往。所以，在这时候不能到处张扬自炫，有这样的躁妄心，大多要吃亏栽跟头。我们什么时候往生？如何往生？这些都不需要挂在心上，我们要做的只是老实念佛。末法凡夫，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不要念念都想着表演给别人看，这之间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着虚荣心，其结果是自己把自己变成闹剧演员。所以，念佛行人的正信正见是必不可少的，大家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修行是修正自己的行为，自净其意！

问：《西方合论》的作者袁宏道生到西方边地疑城，请问边地疑城是如何形成的？哪些念佛同修会生到边地疑城？

答：念佛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九法界众生凭自己的福慧所不能信解。因其事理因果全都是佛果地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所致，所以，我们修习念佛法门者，大多都有程度不同的怀疑，明代袁宏道居士信愿持名，栖心安养，后在寺院无疾而终。据其弟袁中道梦叙净土一文记述，袁宏道起初只是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因撰述《西方合论》的功德，很快从边地疑城出来，居住净土。袁宏道居士的智慧与行持，在此土净业行人中，当属上等，然尚且只生到边地，可见具足净信往生其实也不容易。

《观经》上品中生者，往生时尚存疑虑。所以，阿弥陀佛在迎接往生者时会说："我来迎汝。"令其释疑心安。在三辈九品往生之外，别列的"边地疑城"往生是比喻之语，此类净业行人以疑惑心修诸功德，念佛生到西方净土边地七宝城中，于中五百岁不见佛、不闻经法、不知菩萨声闻僧，类似此土障碍闻修圣道八难中的"边地之难"。极乐国土边地七宝城为疑人所居，所以又称为"疑城"。

生到边地疑城者，有中辈与下辈功行的差异，然有一共同点：智慧浅陋，对净土妙法信得不深，对自具弥陀体性不能担当，当然也执持名号，勉力修持或多年或少时，其人中途业力所覆，不信作善后世得福，不信往生净土之事，这种疑悔导致修行功夫怠荒，如是众生，临命终时，病苦缠绕，自业牵引当堕三恶道。这时，阿弥陀佛以慈悲心，令此人于睡梦中见到阿弥陀佛极乐刹土，彼人见已，欢喜踊跃，以忏悔心念佛求生，接续原来的念佛善根，蒙阿弥陀佛威神愿力加持，得生极乐世界。彼人疑心所现二千里的七宝城，于中住止五百年。阿弥陀佛又放光照触彼人，令其了知滞留疑城的罪本是疑根，彼人遂忏除疑根，得至阿弥陀佛所。可见，阿弥陀佛悲心不舍众生，悉令往生的威神之力，真实不虚。我们当如是信解。

问：何为见地？修净土宗没有见地能否往生？见地、修证、行愿是修行整个过程，如何处理三者的关系？

答：各宗各派都有见地的问题，净土宗也讲见地。见地就是我们的知见所能到达的一个层次。我们对净土法门事理因果的了解所引发的信愿，就是净土宗的见地。没有这种见地很难产生信心，很难生起厌离娑婆欣求极乐的愿心。如果没有对娑婆世界苦空无常无我的切实了解，不能对我们一念当中完整具足极乐世界常乐我净的体相——这种见地有全面的认知——也很难产生真正的信愿 。

所以净土宗非常重视见地，见地就是信愿。能否往生的关键取决于信愿。见地、修证与行愿密不可分。我们的见到什么程度，也就是信到什么程度，愿才能恳切到什么程度，执持名号的功夫才能到什么程度！这里面就是净土宗修因证果的完整表达。然而净土法门的见地的建立，主要是仰信佛

九品往生章中，无论是上品上生，还是下品下生，都是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往生的，上智下愚、善人恶人，悉由弘愿所摄受。

语。比如，能确信释迦世尊所说："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并依信愿，执持名号，即是以佛知见为己知见。老实持名念佛就是佛的第一弟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念兹在兹，把我们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都作为往生净土的增上缘，一切的逆境成就我们的厌离心，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的熏习增强我们的欣慕心，顺逆境界都是成办我们往生的好境界，这样的修道生活即是沐浴在阿弥陀佛光明中的快乐生活。

问：如何理解"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答：《阿弥陀经》的这句经文宜从净土法门"以果地觉作因地心"的特点加以理解。有些人会想当然地从通途教理来理解善根福德，认为往生西方净土，就一定要培植甚深的善根，积累广大的福德，否则便不能往生。这种理解并不符合这句经文的法义。蕅益大师深契佛心，于《弥陀要解》中有一精辟的诠释：阿弥陀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之因，以大行作众生多福德之缘，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由此证知，我们信愿持名，即是多善根多福德，乃善中之善，福中之福，是以佛的大愿作为我们因地修行之因心，以佛的名号具足的大行作为我们因地修行之强缘。这是阿弥陀佛以其果地上的功德加持我们，我们凡夫众生只要信愿接纳、感应道交，即可成就往生大事。

问：善导大师的弘愿门是怎么回事？

答：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他在《观经四帖疏》玄义分中叙述释迦牟尼佛因韦提希夫人之请，"即广开净土之要门"，阿弥陀佛在释尊演说净土法门过程中，"显彰别意之弘愿"。其要门的主要内容，是定善十三观与散善三福九品往生章。而"弘愿"的内涵，与《无量寿经》所示相同：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

仔细琢磨善导大师这段精辟的开示，可以明了弘愿的涵义与要门的释义是一体交融的，不是将弘愿与要门断然分开。定善十三观的观想念佛与观像念佛，没有阿弥陀佛弘愿加持，亦难以成就。九品往生章中，无论是上品上生，还是下品下生，都是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往生的，上智下愚、善人恶人，悉由弘愿所摄受。所以，阿弥陀佛弘愿是贯穿、融摄于要门始终的。赞叹要门，即是赞叹弥陀弘愿；推崇弥陀弘愿，即是倡导释尊要门。众生根机乐欲不同，随机说法，侧重面亦宜不同，无须高扬弘愿，贬抑要门。

阿弥陀佛"显彰别意之弘愿"，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于第七观显现于虚空，向韦提希夫人传达慈悲愿力：净业行人可以读诵大乘经典往生，可以随修净业三福往生，但更核心的是信愿持名，往生更究竟、更圆满、更快速，更符合佛的度生本怀，所以要处处彰显信愿持名之胜异方便。然为体现净土普摄一切众生的特点，释尊开显的要门，摄机更广。然无论是执持名号往生，还是以宗门教下的修行功德回向往生，都有阿弥陀佛弘愿的加持。所以，一切众生往生，都是靠阿弥陀佛弘愿加持得以成就，要门和弘愿相辅相成。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殿重建工程
捐款芳名录 (2014年部分)

捐款者	款项
许淑莉	1,000.00
吴金香，王福春合家	1,000.00
颜爱玲	1,000.00
杨亚英	1,000.00
YEW ANN CONSTRUCTION PTE LTD	1,000.00
洪亚花，余瑞来	1,000.00
郑月清	1,200.00
李惠玲	1,200.00
菩提阁	10,000.00
LUI ZHAO XIANG	1,000.00
WONG AH CHOON	2,000.00
LUI SIEW HING	1,000.00
王剑华，张甘治，林更盛，弘佳，林更扬	1,000.00
KTZ CONSTRUCTION PTE LTD	1,000.00
侯利忠	1,000.00
蔡紅妹	2,000.00
梁连生合家	1,000.00
叶金好	1,000.00
阮来发合家	3,000.00
沈海花，梁伟宸，梁伟洺	1,500.00
麦宝玲	3,000.00
徐美宝	2,000.00
BW MONASTERY	1,280.00
陈明珠，张子彬，张泉欽	1,000.00
郑泉英	5,000.00
林序城	1,000.00
林佐怡	1,000.00
林宏杰	1,000.00
MEGA GAS ENTERPRISE PTE LTD	1,000.00
佛弟子	1,000.00
陈文忠，陈美金	1,000.00
李明顺合家	1,000.00
三宝弟子合家	2,000.00
回向柯玉缘	1,298.00
陈上锦合家	1,000.00
回向林子夜	1,000.00
吴荣钿夫妇	1,000.00
吴瑜颖，李宗业夫妇	1,000.00
吴瑜雯	1,000.00
郭秀叶	1,000.00
马来西亚，沙巴洲亚庇市，谢观兴	1,000.00
李亚细合家	1,000.00
郭紅碹	1,000.00
袁冶人，朱春红及一切众生	3,000.00
CHIN KIM HAR	1,000.00
回向叶陈胜	2,000.00
许锦兴合家	5,000.00
钟梁萍，钟淼柱	10,000.00
回向庄亚狮	1,000.00

捐款者	款项
回向陈亚治	1,000.00
CHNG TECK LEONG LEO	1,000.00
庄基顺，唐英珠	3,000.00
LIM TING HONG	1,000.00
CHENG BEE LING	1,700.00
黎德祥合家	5,000.00
刘玉山，刘玉田，刘水燕	3,000.00
袁月辉，刘玉忠	1,000.00
陈赛喜，林雄振	2,000.00
张亚成，张文德	2,000.00
张玉念，蔡美娟，张秀梅及张智勇等3人	1,000.00
王田才	1,000.00
CHOO THIAM SIEW	1,000.00
苏勇方	1,000.00
郑招弟合家	1,000.00
林四强	1,000.00
林南安合家	1,000.00
回向李澄坚	1,030.00
无名氏	1,000.00
回向吴秀萍	1,000.00
陈源	1,000.00
SEAHS SPICES FOOD INDUSTRIES PTE LTD	2,000.00
陈胜文	1,500.00
陈美璇	1,000.00
回向王炳熙，回向李亚笋	1,000.00
陈素娥	10,000.00
厦满莲	1,000.00
吴佩云	1,000.00
陈玥漶合家	1,000.00
林毓聪，回向郑玉环	1,000.00
回向张泉发	2,000.00
林月英合家，回向丘惠娟，回向丘梓钦	2,000.00
游镜泉	2,000.00
苏美英	5,000.00
谈何易	5,000.00
郑铁生，萧国英合家	1,000.00
朱锡雄合家	1,000.00
叶代使，叶代成，叶代安，叶丽珠，张美英合家	1,000.00
回向谢顺德	1,200.00
刘耀南，邬桂兰夫妇合家	1,000.00
林金凤，何添福，何绍瑞，何绍溢，谢杶玶	1,500.00
KUAH POH BENG	100,000.00
李清符，李明慧	1,100.00
TEE BEE YEN	1,000.00
刘祥喜	1,000.00
TEO CHAI GUAN	3,000.00
TAN KONG PIAT PTE LTD	100,000.00
李日华	1,008.00
佛弟子	1,000.00

(排名不分先后， 待续)

注：所有为居士林建筑基金捐助$1，000及以上功德主， 将收录于此捐款芳名录中。若您不愿我们在此公开您的捐款信息， 请将您的收据号与姓名电邮至编辑部：sccy@sbl.org.sg

名中医 **刘力红教授** 主讲

自主健康
圆满养生

6月9日（周日）
7:30pm – 9:30pm

本林年度
大型公益讲座

上网报名
tiny.cc/sbljun89
扫描报名

地点：大雄宝殿

名作家 **六六女士** 主讲

家庭、婚姻、职业
与健康的关系

6月8日（周六）
7:30pm – 9:30pm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 +65 6737 2630 • www.sbl.org.sg • sbl@sbl.org.sg • fb.com/SBL1934